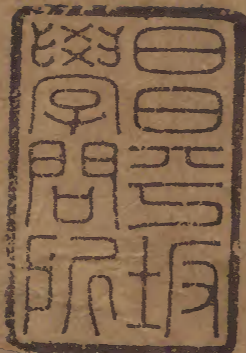


朱子語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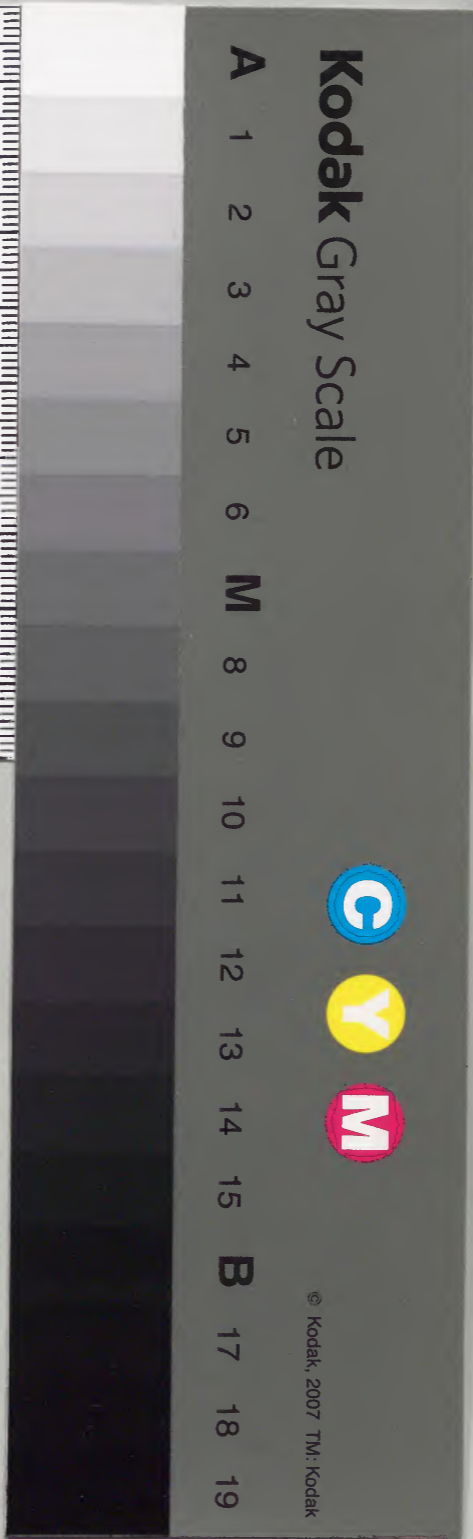
十五之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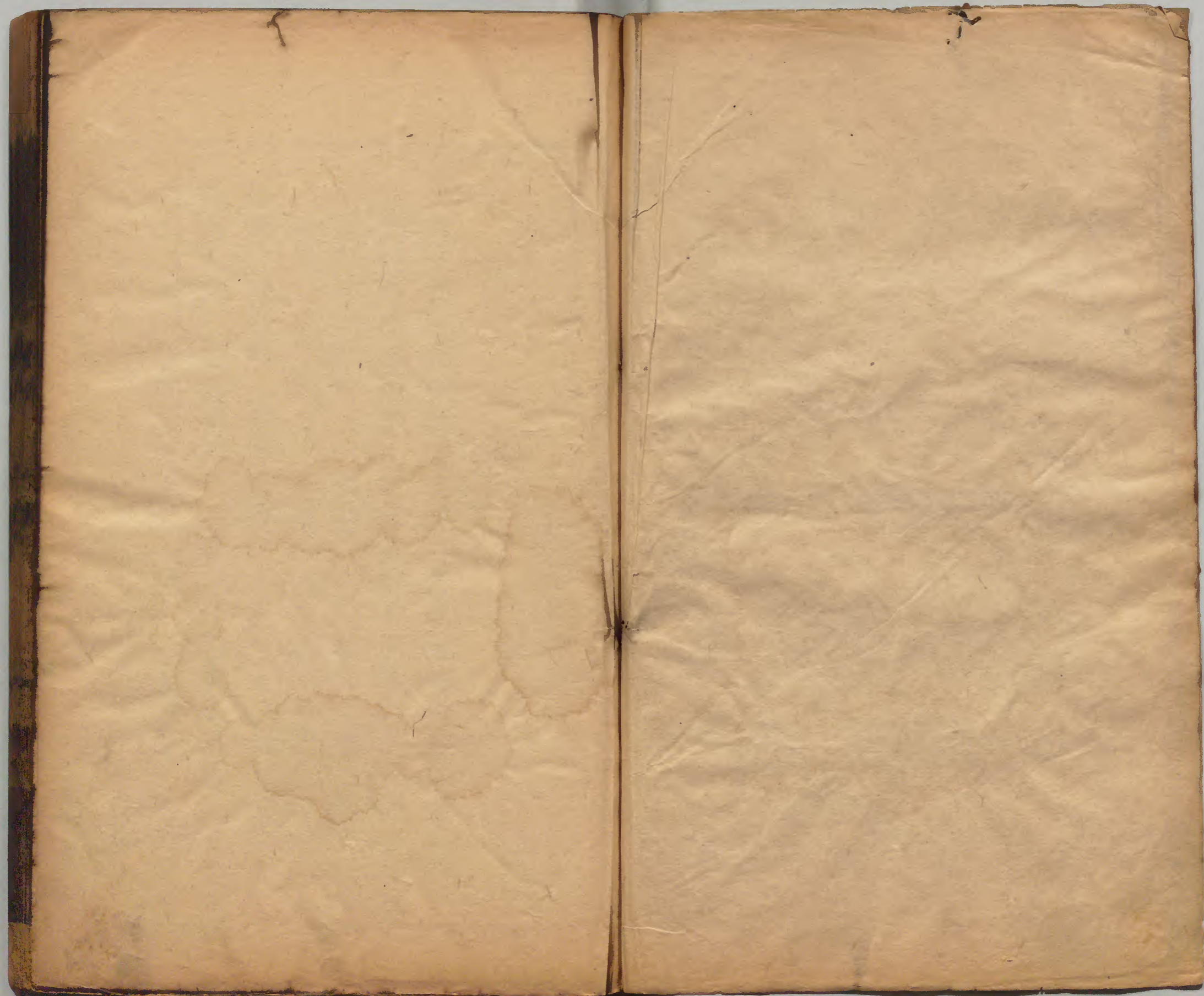


內閣文庫			
六〇一七	漢	類	東
三〇	番	號	漢書門
一五	冊	架	

漢書門			
六〇一七	類	號	函
三〇	冊	架	冊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6017
冊數	30(4)
函號	298 251





朱子語類卷第十五

大學二

經下

淺草文庫

器遠問致知者推致事物之理。還當就甚麼樣事推致其理。曰。眼前凡所應接底都是物。事事都有箇極至之理。便要知得到。若知不到。便都沒分明。若知得到。便著定恁地做。更無第二著第三著。止緣人見道理不破。便恁地苟簡。且恁地做也。得都不做得第一義。曹司如何是第一義。曰。如為人君止於仁。為人臣止於敬。為人子止於孝之類。決定著恁地。不恁地。便不得。又如在朝。須著進君子。退小人。這是第一義。有功。決定著賞。有罪。決定著誅。更無小人可用之理。更無包含小人之理。惟見得不破。便道小人不可去。也有可用之理。這都是

朱子語類

卷第十五

大學二

一

第二義第三義如何會好。若事事窮得盡道理，事事占得第一義，做甚麼剛方正大。且如爲學，決定是要做聖賢。這是第一義，便漸漸有進步處。若便道自家做不得，且隨分依稀做此子，這是見不破，所以說道不以舜之所以事堯事君，賊其君者也。不以堯之所以治民治民，賊其民者也。謂吾身不能者，自賊者也。賀孫。卓錄云：曹兄問格物窮理，須是事事物十分徹底窮到極處，須是見得第一著方是，不可只到此第三四著便休了。若窮不得，只道我未窮得到底，只得如此。這思補過道，合則從，非善窮理也。且如事君，便須是進思盡忠退知又云：如不以舜之所以事堯事君，賊其君者，也不以堯之所以治民治民，賊其民者，也。這皆是極處。以下致知致知，所以求爲真知，真知是要徹骨都見得透。道夫。

問致知莫只是致察否。曰：如讀書而求其義，處事而求其當，接物存心，察其是非邪正，皆是也。寓。

因鄭仲履之問而言曰：致知乃本心之知，如一面鏡子，本全體通明，只被昏翳了，而今逐旋磨去，使四邊皆照見，其明無所不到。蓋卿。

致知有甚了期。方。

致知工夫亦只是且據所已知者，玩索推廣將去，其於心者本無不足也。

格物者，格盡也，須是窮盡事物之理，若是窮得三兩分，便未是格物，須是窮盡得到十分，方是格物。賀孫。以下格物兼論窮理。

居甫問格物工夫，覺見不周給。曰：須是四方八面去格。可學。

格物，猶至也。如舜格于文祖之格，是至于文祖處。芝。

問格物，還是事未至時格，事既至然後格。曰：格是到那般所在，也有事至時格底，也有事未至時格底。芝。

格物者。如言性。則當推其如何。謂之性。如言心。則當推其如何。謂之心。只此便是格物。祇

窮理格物。如鑽經看史。應接事物。理會箇是處。皆是格物。只是常教此心存。莫教他閑沒勾當處。公且道如今不去學問時。此心頓放那處。賀孫

格物。須是從切已處理會去。待自家者已定疊。然後漸漸推去。這便是能格物。道夫

格物二字最好。物。謂事物也。須窮極事物之理。到盡處。便有一箇是。一箇非。是底便行。非底便不行。凡自家身心上。皆須體驗得一箇是非。若講論文字。應接事物。各各體驗。漸漸推廣。地步自然寬濶。如會子三省。只管如此體驗去。德明

文振問物者。理之所在。人所必有而不能無者。何者為切。曰。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皆人所不能無者。但學者須要窮格得盡。事父母。則當盡其孝。處兄弟。則當盡其友。如此之類。須是要見得盡。若有一毫不盡。便是窮格不至也。人傑

格物莫先於五品。方子

格物。是窮得這事當如此。那事當如彼。如為人君。便當止於仁。為人臣。便當止於敬。又更上一著。便要窮究得為人君如何。要止於仁。為人臣如何。要止於敬。乃是。錄

格物者。格其忤。當考論語中許多論孝。格其忠。必將順其美。匡救其惡。不幸而仗節死義。古人愛物。而伐木亦有時。無一些子不到處。無一物不被其澤。蓋緣是格物得盡。所以如此。節格物。須真見得決定是如此。為子豈不知是要孝。為臣豈不知是要忠。人皆知得是如此。然須當真見得子決定是合當孝。

臣決定是合當忠決定如此做始得。寓

如今說格物。只晨起開目時。便有四件在這裏。不用外尋。仁義禮智是也。如方才開門時。便有四人在門裏。側

子淵說格物。先從身上格去。如仁義禮智。發而為惻隱羞惡辭。遜是非。須從身上體察。常常守得在這裏始得。曰。人之所以為人。只是這四件。須自認取意思是如何。所謂惻隱者。是甚麼意思。且如赤子入井。一井如彼溪。人者必死。而赤子將入焉。自家見之。此心還是如何。有一事不善。在自家身上做出。這裏定是可羞。在別人做出。這裏定是惡他。利之所不當得。或雖當得。而吾心有所未安。便是謙遜辭避。不敢當之。以至等閑禮數。人之施於己者。或過其分。便要辭將去。遜與別人。定是如此。事事物物上。各有箇是。有箇非。是底自家心裏。

定道是非。底自家心裏定道非。就事物上看。是底定是。是非底定是非。到得所以是之所以非之。却只在自家。此四者。人人有之。同得於天者。不待問別人假借。堯舜之所以為堯舜。也只是這四箇。桀紂本來亦有這四箇。如今若認得這四箇分曉。方可以理會別道理。只是存有多少樣。有如此為存。如此而為不存。忠固是忠。有如此為忠。又有如此而不喚做忠。

一一都著斟酌理會過。賀孫

問格物最難。日用間應事處。平直者却易見。如交錯疑似處。要如此則彼礙。要如彼則此礙。不審何以窮之。曰。如何一頓便要格得恁地。且要見得大綱。且看箇大胚模是恁地方。就裏面旋旋做細。如樹初間。且先斫倒在這裏。逐旋去皮。方始出細。若難曉。易曉底。一齊都要理會得。也不解恁地。但不失了。

大綱。理會一重了。裏面又見一重。一重了。又見一重。以事之
詳略言。理會一件又一件。以理之淺深言。理會一重又一重。
只管理會須有極盡時。博學之。審問之。慎思之。明辨之。成四
節次第。恁地方是。

或問格物。是學者始入道處。當如何著力。曰。遇事接物之間。各
須一一去理會。始得。不成是精底去理會。粗底又放過了。大
底去理會。小底又不問了。如此。終是有欠闕。但隨事遇物。皆
一一去窮極。自然分明。又問。世間有一種小有才底人。於事
物上。亦能考究得仔細。如何却無益於己。曰。他理會底。聖人
亦理會。但他理會底意思。不是彼所爲者。他欲人說。他人理
會不得者。我理會得。他人不能者。我能之。却不切己也。又曰。
文武之道。未墜於地。在人。賢者識其大者。不賢者識其小者。

莫不有文武之道焉。聖人何事不理會。但是與人自不同。道祖
傳問而今格物。不知可以就吾心之發見理會得否。曰。公依舊
是要安排。而今只且就事物上格去。如讀書。便就文字上格。
聽人說話。便就說話上格。接物。便就接物上格。精粗大小都
要格它。久後會通。粗底便是精。小底便是大。這便是理之一
本處。而今只管要從發見處理會。且如見赤子入井。便有怵
惕惻隱之心。這箇便是發了。更如何理會。若須待它自然發
了。方理會它。一年都能理會得多少。聖賢不是教人去黑淬
淬裏守著。而今且大著心胸。大開著門端。身正坐以觀事物
之來。便格它。變孫

世間之物。無不有理。皆須格過。古人自幼便識其具。且如事君
事親之禮。鐘鼓鏗鏘之節。進退揖遜之儀。皆目熟其事。躬親

其禮及其長也。不過只是窮此理，因而漸及於天地鬼神日月陰陽草木鳥獸之理，所以用工也。易。今人皆無此等禮數，可以講習，只靠先聖遺經，自去推究，所以要人格物主敬，便將此心去體會古人道理，循而行之。如事親孝，自家既知所以孝，便將此孝心依古禮而行之。事君敬，便將此敬心依聖經所說之禮而行之。一一須要窮過，自然浹洽貫通。如論語一書，當時門人弟子記聖人言行動容周旋揖遜進退，至爲纖悉。如鄉黨一篇，可見當時此等禮數皆在。至孟子時，則漸已放棄。如孟子一書，其說已寬，亦有但論其天理而已。爾問竇從周，曾看格物一段否？因言聖人只說格物二字，便是要人就事物上理會，且自一念之微，以至事事物物，若靜若動，凡居處飲食言語，無不是事，無不各有箇天理。人欲須是逐

一驗過，雖在靜處坐，亦須驗箇敬肆。敬便是天理，肆便是人欲。如居處便須驗得恭與不恭，執事便須驗得敬與不敬。有了一般人，專要就寂然不動上理會，及其應事，却七顛八倒，到了又牽動他寂然底。又有人專要理會事，却於根本上全無工夫，須是徹上徹下，表裏洞徹。如居仁便自能由義，由義便是居仁，敬以直內，便能義以方外，能義以方外，便是敬以直內。德明

才仲問格物，是小學已有開明處了，便從大學做將去，推致其極。曰：人也不解無箇發明處，才有些發見處，便從此挨將去，漸漸開明，只如一箇事，我才發心道我要做此事，只此便是發見開明處了，便從此做將去。五代時有一將官年大而不知識字，既貴，遂令人於每件事物上書一名字帖之，渠子細看。

久之漸漸認得幾箇字。從此推將去。遂識字。辨

問格物則恐有外馳之病。曰。若合做。則雖治國平天下之事。亦是已事。周公思兼三王以施四事。其有不合者。仰而思之。夜以繼日。幸而得之。坐以待旦。不成也。說道外馳。又問若如此。則恐有身在此而心不在此。視而不見。聽而不聞。食而不知其味。有此等患。曰。合用他處也。著用。又問如此。則不當論內外。但當論合為與不合為。先生領之。節

若格物。則雖不能盡知。而事至物來。大者增些子。小者減些子。雖不中不遠矣。節

問格物工夫。未到得貫通。亦未害否。曰。這是甚說話。而今學者。所以學。便須是到聖賢地位。不到不肯休。方是。但用工做向前去。但見前路茫茫地白。莫問程途。少間自能到。如何先立

一箇不解。做得便休。底規模。放這裏了。如何做事。且下手要做十分。到了只做得五六分。下手做五六分。到了只做得三四分。下手做三四分。便無了。且諸公自家裏來到建陽。直到建陽方休。未到建陽。半路歸去。便是不到建陽。聖賢所為。必不如此。如所謂君子鄉道而行。半途而廢。忘身之老也。不知年數之不足也。俛焉日有孳孳。斃而後已。又曰。舜為法於天下。可傳於後世。我由未免為鄉人也。是則可憂也。憂之如何。如舜而已矣。卓

人多把這道理。作一箇懸空底物。大學不說窮理。只說箇格物。便是要人就事物上理會。如此方見得實體。所謂實體。非就事物上見不得。且如作舟以行水。作車以行陸。今試以衆人之力。共推一舟於陸。必不能行。方見得舟果不能以行陸也。

此之謂實體。

德明

卷之十五

問道之不明。蓋是後人舍事跡以求道。曰。所以古人只道格物。有物便有理。若無事親事君底事。何處得忠孝。

節

窮理二字。不若格物之爲切。便就事物上窮格。如漢人多推秦之所以失。漢之所以得。故得失易見。然彼亦無那格底意思。

若格之而極其至。則秦猶有餘失。漢亦常有餘得也。又云。格

謂至也。所謂實行到那地頭。如南劔人往建寧。須到得郡廳

上方是至。若只到建陽境上。卽不謂之至也。

德明

格物。不說窮理。却言格物。蓋言理。則無可捉摸。物有時而離。言

物。則理自在。自是離不得。釋氏只說見性。下梢等得一箇空

洞無稽底。性亦由他說。於事上更動不得。

賀孫

所謂窮理者。事事物物。各自有箇事物底道理。窮之須要周盡。

若見得一邊。不見一邊。便不該通。窮之未得。更須欵曲推明。

蓋天理在人。終有明處。大學之道在明明德。謂人合下便有

此明德。雖爲物欲掩蔽。然這些明底道理。未嘗泯絕。須從明

處漸漸推將去。窮到是處。吾心亦自有準則。窮理之初。如攻

堅物。必尋其罅隙可入之處。乃從而擊之。則用力爲不難矣。

孟子論四端。便各自有箇柄靶。仁義禮智。皆有頭緒可尋。卽

其所發之端。而求其可見之體。莫非可窮之理也。

漢

格物窮理。有一物便有一理。窮得到後。遇事觸物。皆撞著這道

理。事君便遇忠。事親便遇孝。居處便恭。執事便敬。與人便忠。

以至參前倚衡。無往而不見這箇道理。若窮不至。則所見不

真。外面雖爲善。而內實爲惡。是兩箇人做事了。外面爲善。是

一箇人。裏面又有一箇人。說道我不好。如今須勝得那一箇

不好底人去方是。豈有學聖人之書。爲市井之行。這箇窮得箇甚道理。而今說格物窮理。須是見得箇道理親切了。未解便能脫然去其舊習。其始且見得箇道理如此。那事不是。亦不敢爲。其次見得分曉。則不肯爲。又其次見得親切。則不爲之。而舊習都忘之矣。子蒙

不是要格那物來。長我聰明見識了。方去理會。自是不得無理會。

大學說一格物在裏。却不言其所格者如何。學者欲見下工夫處。但看孟子便得。如說仁義禮智。便窮到惻隱羞惡辭遜是非之心。說好貨好色好勇。便窮到太王公劉文武說古今之樂。便窮到與民同樂處。說性。便格到纖毫未動處。這便見得他孟子胸中。無一毫私意蔽窒得也。故其知識包宇宙。無

不該。細無不燭。道夫

居甫問格物窮理。但理自有可以彼此者。曰。不必如此看。理有正有權。今學者且須理會正。如娶妻必告父母。學者所當守。至於不告而娶。自是不是。到此處別理會。如事君匡救其惡。是正理。伊川說納約自牖。又是一等。今於此一段未分明。却先爲彼引走。如孔子說危行言孫。當春秋時亦自如此。今不理會正當處。纔見聖人書中有此語。便要守定不移。駸駸必至於行孫矣。此等風俗。浙江甚盛。殊可慮。可學

問格物之義。固要就一事一物上窮格。然如呂氏楊氏所發明大本處。學者亦須兼考。曰。識得。卽事事物物上。便有大本。不知大本。是不會窮得也。若只說大本。便是釋老之學。德明

致知格物。只是一箇。道夫。以下致知格物

致知格物。一勝底事。先生舉左右指來比並。泳

格物。是逐物格將去。致知。則是推得漸廣。賜

剡伯問格物致知。曰。格物。是物物止窮其至理。致知。是吾心無

所不知。格物是零細說。致知是全體說。時舉

張仁叟問致知格物。曰。物莫不有理。人莫不有知。如孩提之童

知愛其親。及其長也。知敬其兄。以至於飢則知求食。渴則知

求飲。是莫不有知也。但所知者。止於大略。而不能推致其知

以至於極耳。致之為義。如以手推送去之義。凡經傳中云致

者。其義皆如此。時舉

問知如何致。物如何格。曰。孩提之童。莫不知愛其親。及其長也

莫不知敬其兄。人皆有是知。而不能極盡其知者。人欲害之

也。故學者必須先克人欲。以致其知。則無不明矣。致字如推

開去。譬如暗室中見些子明處。便尋從此明處去。忽然出到

外面。見得大小大明。人之致知。亦如此也。格物。是為人君止

於仁。為人臣止於敬之類。事事物物。各有箇至極之處。所謂

止者。卽至極之處也。然須是極盡其理。方是可止之地。若得

八分。猶有二分未盡。也不是。須是極盡方得。又曰。知在我。理

在物。祖道

黃去私問致知格物。曰。致字有推出之意。前輩用致字多如此。

人誰無知。為子知存。為父知慈。只是知不盡。須是要知得透

底。且如一穴之光也。喚做光。然逐旋開。剗得大。則其光愈大。

物皆有理。人亦知其理。如當慈孝之類。只是格不盡。但物格

於彼。則知盡於此矣。又云。知得此理盡。則此箇意便實。若有

知未透處。這裏面便黑了。人傑

劉圻父說格物致知曰。他所以下格字致字者。皆是為自家元有是物。但為他物所蔽耳。而今便要從那知處推開去。是因其所已知。而推之以至於無所不知也。義剛

郭叔雲問為學之初。在乎格物。物物有理。第恐氣稟昏愚。不能格至其理。曰。人箇箇有知。不成都無知。但不能推而致之耳。格物理至徹底處。又云。致知格物。只是一事。非是今日格物。明日又致知。格物以理言也。致知以心言也。格

問致知。是欲於事理無所不知。格物是格其所以然之故。此意通否。曰。不須如此說。只是推極我所知。須要就那事物上理會。致知是自我而言。格物是就物而言。若不格物。何緣得知。而今人也有推極其知者。却只泛泛然竭其心思。都不就事物上窮究。如此。則終無所止。義剛曰。只是說所以致知必在

格物。曰。正是如此。若是極其所知。去推究那事物。則我方有所知。義剛

致知格物。固是合下工夫。到後亦離這意思不得。學者要緊在求其放心。若收拾得此心存在。已自看得七八分了。如此。則本領處是非善惡。已自分曉。惟是到那變處方難處。到那裏便用子細研究。若那分曉底道理。却不難見。只是學者見不親切。故信不及。如漆雕開所謂吾斯之未能信。若見得親切。自然信得及。看得大學了。開時把史傳來。看見得古人所以處事變處。儘有短長。賀孫

人之一心。本自光明。常提撕他起。莫為物欲所蔽。便將這箇做本領。然後去格物致知。如大學中條目。便是材料。聖人教人。將許多材料來修治平此心。令常常光明耳。按修治伊川云。

我使他思時便思如此方好。倘臨事不醒。只爭一餉時。便為他引去。且如我兩眼光。嗒嗒。又白日裏在大路上行。如何會被別人引去。草中。只是我自昏睡。或暗地裏行。便被別人胡亂引去耳。但只要自家常醒得他做主宰。出乎萬物之上。物來便應。易理會底。便理會得。難理會底。思量久之。也理會得。若難理會底。便理會不得。是此心尚昏未明。使用提醒他。驟問致知在格物。曰。知者吾自有此知。此心虛明廣大。無所不知。要當極其至耳。今學者豈無一斑半點。只是為利欲所昏。不會致其知。孟子所謂四端。此四者在人心。發見於外。吾友還會平日的見其有此心。須是見得分明。則知可致。今有此心而不能致。臨事則昏惑。有事則膠擾。百種病根。皆自此生。又問。凡日用之間。作事接人。皆是格物窮理。曰。亦須知得要本。

若不知得。只是作事。只是接人。何處為窮理。

致知分數多。如博學審問慎思明辨四者。皆致知。只力行一。是行。言致言格。是要見得到盡處。若理有未格處。是於知之之體尚有未盡。格物不獨是仁孝慈敬信五者。此只是大約說耳。且如說父子。須更有母在。更有夫婦在。凡萬物萬事之理。皆要窮。但窮到底。無復餘蘊。方是格物。大雅

致知格物。便是志於道。據於德。却是討得箇箇格物。義剛

格物致知。是極粗底事。天命之謂性。是極精底事。但致知格物。便是那天命之謂性底事。下等事。便是上等工夫。義剛

曹又問致知格物。曰。此心愛物。是我之仁。此心要愛物。是我之義。若能分別此事之是。此事之非。是我之智。若能別尊卑上下之分。是我之禮。以至於萬物萬事。皆不出此四箇道理。其

實只是一箇心一箇根柢出來抽枝長葉卓

蔣端夫問致知在格物胸中有見然後於理無不見曰胸中如何便有所見譬如嬰兒學行今日學步明日又步積習既久方能行天地萬物莫不有理手有手之理足有足之理手足若不舉行安能盡其理格物者欲究極其物之理使無不盡然後我之知無所不至物理即道理天下初無二理震

問知至意誠求知之道必須存神索至不思則不得誠是吾曰致知格物亦何消如此說所謂格物只是眼前處置事物酌其輕重究極其當處便是亦安用存神索至只如吾胸中所見一物有十分道理若只見三二分便是見不盡須是推來推去要見盡十分方是格物既見盡十分便是知止震或問致知須要誠既是誠了如何又說誠意致知上本無誠字

如何強安排誠字在上面說爲學之始須在致知不致其知如何知得欲致其知須是格物格物云者要窮到九分九釐以上方是格謙

若不格物致知那箇誠意正心方是捺在這裏不是自然若是格物致知便自然不用強捺

元昭問致知格物只作窮理說曰不是只作窮理說格物所以窮理又問格物是格物與人知物與人之異然後可作工夫曰若作致知在格物論只是胡說既知人與物異後待作甚合殺格物是格盡此物如有一物凡十瓣已知五瓣尚有五瓣未知是爲不盡如一鏡焉一半明一半暗是一半不盡格盡物理則知盡如元昭所云物格知至當如何說子上問向見先生答江德功書如此說曰渠如何說已忘却子上云渠

作接物。曰。又更錯。

陳問大學次序。在聖人言之。合下便都能如此。還亦須從致知格物做起。但他義理昭明。做得來恐易。曰。也如此學。只是聖人合下體段已具。義理都曉得。略略恁地勘驗一過。其實大本處都盡了。不用學。只是學那沒緊要底。如中庸言及其至也。雖聖人有所不知不能焉。人多以至爲道之精妙處。若是道之精妙處有所不知不能。便與庸人無異。何足以爲聖人。這至只是道之盡處。所不知不能。是沒緊要底事。他大本大根。元無欠闕。只是古今事變。禮樂制度。便也須學。

子善問物格。曰。物格。是要得外面無不盡。裏面亦清徹無不盡。

方是不走作。

格以物格

上而無極太極。下而至於一草一木一昆蟲之微。亦各有理。一

書不讀。則闕了一書道理。一事不窮。則闕了一事道理。一物

不格。則闕了一物道理。須著逐一件與他理會過。

道夫

叔文問格物。莫須用合內外否。曰。不須恁地說。物格後。他內外自然合。蓋天下之事。皆謂之物。而物之所在。莫不有理。且如草木禽獸。雖是至微至賤。亦皆有理。如所謂仲夏斬陽木。仲冬斬陰木。自家知得這箇道理。處之而各得其當。便是。且如鳥獸之情。莫不好生而惡殺。自家知得是恁地。便須見其生。不忍見其死。聞其聲。不忍食其肉。方是要之。今且自近以及遠。由粗以至精。

道夫。禽錄別出

問格物。須合內外始得。曰。他內外未嘗不合。自家知得物之理如此。則因其理之自然而應之。便見合內外之理。目前事事物物。皆有至理。如一草一木。一禽一獸。皆有理。草木春生秋

殺好生惡死。仲夏斬陽木。仲冬斬陰木。皆是順陰陽道理。錄

作皆是自然底道理自家知得萬物均氣同體。見生不忍見死。聞聲不

忍食肉。非其時不伐一木。不殺一獸。不殺胎。不殀夭。不覆巢。

此便是合內外之理。寓○砥錄略

知至。謂天下事物之理。知無不到之謂。若知一而不知二。知大

而不知細。知高遠而不知幽深。皆非知之至也。要須四至八

到。無所不知。乃謂至耳。因指燈曰。亦如燈燭在此。而光照一

室之內。未嘗有一些不到也。履孫○以下知至

知至。謂如親其所親。長其所長。而不能推之天下。則是不能盡

之於外。欲親其所親。欲長其所長。而自家裏面有所不到。則

是不能盡之於內。須是其外無不周。內無不具。方是知至。履孫

子升問。知止便是知至否。曰。知止就事上說。知至就心上說。知

止。知事之所當止。知至。則心之知識無不盡。木之

知止。就事上說。知至。就心上說。舉其重而言。闕祖

問。致知之致。知至之至。有何分別。曰。上一致字。是推致。方為也。

下一至字。是已至。先著至字。旁著人字。為致是人從旁推至。○節

格物。只是就事上理會。知至。便是此心透徹。廣

格物。便是下手處。知至。是知得也。德明

致知未至。譬如一箇鐵片。亦割得物事。只是不如磨得芒亦十

分利了。一錘便破。若知得切了。事事物物至面前。莫不迎亦

而解。質孫

未知得至時。一似捕龍蛇。捉虎豹相似。到知得至了。却恁地平

平做將去。然節次自有許多工夫。到後來絜矩。雖是自家所

為。皆足以興起斯民。又須是以天下之心。審自家之心。以自

家之心。審天下之心。使之上。下四面。都平均齊。一而後可。賀
鄭仲履問。其觀大學知至。見得是乾知道理。曰。何用說乾知。只
理會自家知底。無不盡便了。蓋卿

知至。如易所謂極深。惟深也。故能通天下之志。這一句略相似。
能慮。便是研幾。如所謂惟幾也。故能成天下之務。這一句却
相似。夔孫

問定靜安慮得。與知至意誠心正。是兩事。只要行之有先後。據
先生解。安定慮得。與知至似一般。如何。曰。前面只是大綱。且
如此說。後面却是學者用力處。去僞

致知。不是知那人不知底道理。只是人面前底。正如義利兩件。
昨日雖看義當為。然而却又說未做也無害。見得利不可做。
却又說做也無害。這便是物未格。知未至。今日見得義當為

決為之。利不可做。決定是不做。心下自肯自信得及。這便是
物格。便是知得至了。此等說話。為無恁地言語。冊子上寫不
得。似恁地說出。却較見分曉。植。以下
物格知至

問格物窮理之初。事事物物。也要見到那裏了。曰。固是要見到
那裏。然也約摸是見得。直到物格知至。那時方信得及。寓
守約問物格知至。到曾子悟忠恕於一唯處。方是知得至否。曰。

亦是如此。只是就小處一事一物上理會得到。亦是知至。賀
孫
或問物格而后知至。一句。或謂物格而知便至。如此。則與下文
而后之例不同。曰。看他文勢。只合與下文一般說。但且謂之

物格。則不害其為一事一物在。到知。則雖萬物。亦只是一箇
知。故必理無不窮。然後知方可盡。今或問中。却少了他這意
思。

大學物格知至處。便是凡聖之關。物未格知未至。如何殺也是凡人。須是物格知至。方能循循不已。而入於聖賢之域。縱有敏鈍遲速之不同。頭勢也都自向那邊去了。今物未格知未至。雖是要過那邊去。頭勢只在這邊。如門之有限。猶未過得在。問伊川云。非樂不足以語君子。便是物未格知未至。未過得關否。曰。然。某嘗謂物格知至後。雖有不善。亦是白地上黑點。物未格知未至。縱有善。也只是黑地上白點。伯羽。以下論格物致知

誠意是學者之關

格物。是夢覺關。格得來是覺格。不得只是夢。誠意是善惡關。誠得來是善誠。不得只是惡。

過得此二關。上面工夫。却一節易如一節了。到得平天下處。尚有些工夫。只為天下濶。須著如此點檢。又曰。誠意是轉關處。又曰。誠意是人鬼關。誠得來是人誠。不得是鬼。○夢孫

致知誠意。乃學者兩箇關。致知乃夢與覺之關。誠意乃惡與善之關。透得致知之關。則覺。不然則夢。透得誠意之關。則善。不然則惡。致知誠意以上工夫較省。逐旋開去。至於治國平天下。地步愈濶。却須要照顧得到。人傑

知至意誠。是凡聖界分關隘。未過此關。雖有小善。猶是黑中之白。已過此關。雖有小過。亦是白中之黑。過得此關。正好著力進步也。道夫

大學所謂知至意誠者。必須知至。然後能誠其意也。今之學者。只說操存。而不知講明義理。則此心憤憤。何事於操存也。某嘗謂誠意一節。正是聖凡分別關隘去處。若能誠意。則是透得此關。透此關後。滔滔然自在去為君子。不然。則崎嶇反側。不免為小人之歸也。致知所以先於誠意者如何。曰。致知者。

須是知得盡。尤要親切。尋常只將知至之至作盡字說。近來
看得合作切至之至。知之者切。然後貫通得誠意底意思。如
程先生所謂真知者是也。漢

論誠意曰。過此一關。方是人。不是賊。又曰。過此一關。方會進。一本

云過得此關道理
方牢固。方子

鍾唐傑問意誠曰。意誠。只是要情願做工夫。若非情願。亦強不
得。未過此一關。猶有七分是小人。蓋卿

意誠心正。過得此關。義理方穩。不然。七分是小人在。又曰。意不
誠。底是私過。心不正。底是公過。方子

淡自省察以致其知。痛加剪落。以誠其意。升卿。致
知誠意

知與意皆出於心。知是知覺處。意是發念處。閔祖
致知無毫釐之不盡。守其所止。無須臾之或離。致知如一事只

知得三分。這三分知得者。是真實。那七分不知者。是虛偽。為
善須十分知善之可好。若知得九分而一分未盡。只此一分
未盡。便是鶻突苟且之根。少間說便為惡。也不妨。便是意不
誠。所以貴致知窮到極處。謂之致。或得於小而失於大。或得
於始而失於終。或得於此而失於彼。或得於已而失於人。極
有淺淺。惟致知。則無一事之不盡。無一物之不知。以心驗之。
以身體之。逐一理會過。方堅實。備

說為學次第曰。本末精粗。雖有先後。然一齊用做去。且如致知
格物而後誠意。不成說自家物未格。知未至。且未要誠意。須
待格了知了。却去誠意。安有此理。聖人亦只說大綱自然底
次序。是如此。拈著底。須是逐一旋旋做。將去始得。常說田子
方說文侯聽樂處。亦有病。不成只去明官。不去明音。亦須略

去理會始得。不能明音。又安能明官。或以官爲商。以角爲徵。自家緣何知得。且如籩豆之事。則有司存。非謂都不用理會。籩豆但比似容貌顏色。辭氣爲差緩耳。又如官名。在孔子有甚緊要處。聖人一聽得郊子會。便要去學。蓋聖人之學。本末精粗。無一不備。但不可輕本而重末也。今人閒坐過了。多少日子。凡事都不肯去理會。且如儀禮一節。自家立朝不曉得禮。臨事有多少利害。雉

吳仁甫問誠意在致知格物後如何。曰。源頭只在致知。知至之後。如從面上放水來。已自迅流湍決。以是臨時又要略略撥剔。莫令壅滯爾。銖

問誠意。莫只是意之所發。制之於初否。曰。若說制。便不得。須是先致知格物。方始得。人莫不有知。但不能致其知耳。致其知者。自裏面看出。推到無窮盡處。自外面看入來。推到無去處。方始得了。意方可誠。致知格物。是源頭上工夫。看來知至。便自心正。不用誠意兩字也得。然無此又不得。譬如過水相似。無橋則過不得。意有未誠也。須著力。不應道知已至。不用力。知若至。則意無不誠。若知之至。欲著此物。亦畱不住。東西南北中央皆著不得。若是不誠之人。亦不肯盡去。亦要畱些子在。

詠。知至意誠。

問知至到意誠之間。意自不聯屬。須是別識得天理人欲分明。盡去人欲。全是天理。方誠。曰。固是。這事不易言。須是格物精熟。方到此。居常無事。天理實然。有纖毫私欲。便能識破他。白來點檢慣了。譬有賊來。便識得。便捉得他。不會用工底。與賊同眠同食。也不知。大雅

周震亨問知至意誠云有知其如此而行又不如此者是如何
曰此只是知之未至問必待行之皆是而後驗其知至歟曰
不必如此說而今說與公是知之未至公不信且去就格物
窮理上做工夫窮來窮去末後自家真箇見得此理是善與
是惡自心甘意肯不去做此方是意誠若猶有一毫疑貳底
心便是知未至意未誠久後依舊去做然學者未能便得會
恁地須且致其知工夫積累方會知至

知至而后意識須是真知了方能誠意知苟未至雖欲誠意固
不得其門而入矣惟其胸中了然知得路徑如此知善之當
好惡之當惡然後自然意不得不誠心不得不正因指燭曰
如點一條蠟燭在中間光明洞達無處不照雖欲將不好物
事來亦沒安頓處自然著它不得若是知未至譬如一盞燈

用罩子蓋住則光之所及者固可見光之所不及處則皆黑
暗無所見雖有不好物事安頓在後面固不得而知也炎錄云知

既至則意可誠如燈在中間纔照不及處便有賊潛藏所以
在彼不可知若四方八面都光明了他便無著身處所以
貴格物如佛老之學它非無長處但它只知得一路其知之
所以及者則路徑甚明無有差錯其知所不及處則皆顛倒
錯亂無有是處緣無格物工夫也問物未格時意亦當誠曰
固然豈可說物未能格意便不用誠自始至終意常要誠如
人適楚當南其轅豈可謂吾未能到楚且北其轅但知未至
時雖欲誠意其道無由如人夜行雖知路從此去但黑暗行
不得所以要得致知知至則道理坦然明白安而行之令人
知未至者也知道善之當好惡之當惡然臨事不如此者只
是實未曾見得若實見得自然行處無差個

細窮究。一日稟云。是知之未極其至。先生曰。是則是。今有二
人。一人知得這是善。這是惡。又有一人真知得這是善。當為
惡不可為。然後一人心中。如何見得他是真知處。椿亦無以
應。先生笑曰。且放下此一段。緩緩尋思。自有超然見到處。椿
誠意方能保護得那心之全體。以下誠意
問實其心之所發。欲其一於理而無所雜。曰。只為一便誠。二便
雜。如惡惡臭。如好好色。一故也。小人閒居為不善。止著其善。
二故也。只要看這些便分曉。二者為是真底物事。却著些假
攙放裏。便成詐偽。如這一盞茶。一味是茶。便是真。才有些別
底滋味。便是有物夾雜了。便是二。夔孫
意誠後。推盪得渣滓靈利。心盡是義理。闕祖以
意誠。如蒸餅外面是白麵。透裏是白麵。意不誠。如蒸餅外面雖

白裏面却只是粗麵一般。闕祖

心言其統體。意是就其中發處。正心如戒懼不睹不聞。誠意如

謹獨。又曰。由小而大。意小心大。闕祖。正

康叔臨問。意既誠矣。心安有不正。曰。誠只是實。雖是意誠。然心

之所發。有不中節處。依舊未是正。亦不必如此致疑。大要只

在致知格物上。如物格知至。上鹵莽。雖見得似小。其病却大。

自修身以往。只是如破竹然。逐節自分明去。今人見得似難。

其實却易。人入德處。全在致知格物。譬如適臨安府。路頭一

正。著起草鞋。便會到。未須問所過州縣。那箇在前。那箇在後。

那箇是繁盛。那箇是荒索。工夫全在致知格物上。謙。論格

意正心

問心本也。意特心之所發耳。今欲正其心。先誠其意。似倒說了。

曰心無形影。教人如何撐拄。須是從心之所發處下手。先須
去了許多惡根。如人家裏有賊。先去了賊。方得家中寧。如人
種田。不先去了草。如何下種。須去了自欺之意。意誠則心正。
誠意最是一段中緊要工夫。下面一節輕一節。或云致知格
物也緊要。曰致知知之始。誠意行之始。夔孫
或問意者。心之所發。如何先誠其意。曰小底却會牽動了大底。
心之所以不正。只是私意牽去。意才實。心便自正。聖賢下語。
一字是一字。不似今人作文字。用這箇字也得。改做那一字
也得。

格物者。知之始也。誠意者。行之始也。意誠則心正。自此去。一節
易似一節。拱壽

致知誠意兩節。若打得透時。已自是箇好人。其它事一節大如

一節。病敗一節。小如一節。自修

格物者。窮事物物之理。致知者。知事事物物之理。無所不知。
知其不善之必不可為。故意誠。意既誠。則好樂自不足以動
其心。故心正。格

格物致知。正心誠意。不可著纖毫私意在其中。椿錄云。便致知
不是矣。

格物。十事格得九事通透。一事未通透不妨。一事只格得九
分。一分不透最不可。凡事不可著箇且字。且字其病甚多。

格物致知。誠意正心。雖是有許多節次。然其進之遲速。則又隨
人資質敏鈍。復孫

大學於格物誠意。都煅煉成了。到得正心修身處。只是行將去。
都易。夔孫

致知誠意正心。知與意皆從心出來。知則主於別識。意則主於

營為知近性近體意近情近用端蒙
敬之問誠意正心修身曰若論淺淡意思則誠意工夫較淺正
心工夫較淺若以小大看則誠意較緊細而正心修身地位
又較大又較施展賀孫

誠意正心修身意是指已發處看心是指體看意是動心又是
該動靜身對心而言則心正是內能如此身修是內外都盡
若不各自做一節功夫不成說我意已誠矣心將自正則恐
懼好樂忿懣引將去又却邪了不成說心正矣身不用管則
外面更不顧而遂心迹有異矣須是無所不用其極端蒙

或問才聽命於心者也今日欲正其心先誠其意意乃在心
之先矣曰心字卒難摸索心譬如水水之體本澄湛却為風
濤不停故水亦搖動必須風濤既息然後水之體靜人之無

狀汗穢皆在意之不誠必須去此然後能正其心及心既正
後所謂好惡哀矜與修身齊家中所說者皆是合有底事但
當時時省察其固滯偏勝之私耳備。壯祖錄
疑同聞別出

問心者身之主意者心之發意發於心則意當聽命於心今日
意誠而后心正則是意反為心之管束矣何也曰心之本體
何嘗不正所以不得其正者蓋由邪惡之念勃勃而興有以
動其心也譬之水焉本自瑩淨寧息蓋因波濤洶湧水遂為
其所激而動也更是大學次序誠意最要學者苟於此一節
分別得善惡取舍是非分明則自此以後凡有忿懣好樂親
愛畏敬等類皆是好事大學之道始不可勝用矣壯祖

問心如何正曰只是去其害心者端蒙
或問正心修身曰今人多是不能去致知處著力此心多為物



欲所陷了。惟聖人能提出此心。使之光明。外來底物欲。皆不
足以動我。內中發出底。又不陷了。祖道

心纔不正。其終必至於敗國亡家。備

誠意正心章。一說能誠其意而心自正。一說意誠矣而心不可

不正。問修身齊家亦然否。曰。此是交會處。不可不看。又曰。誠

意以敬為先。泳

或問正心誠意。莫有淺深否。曰。正心是就心上說。修身是就應

事接物上說。那事不自心做出來。如修身。如繫矩。都是心做

出來。但正心。却是萌芽上理會。若修身與繫矩等事。却是各

就地頭上理會。

毅然問家齊而后國治天下平。如堯有丹朱。舜有瞽瞍。周公有

管蔡。却能平治。何也。曰。堯不以天下與丹朱。而與舜。舜能使

瞽瞍不格。周公能致辟于管蔡。使不為亂。便是措置得好

了。然此皆聖人之變處。想今人家不解。有那瞽瞍之父。丹朱

之子。管蔡之兄。都不須如此思量。且去理會那常處。淳

壹是一切也。漢書平帝紀。一切顏師古注。猶如以刀切物。取其

整齊。泳

李從之問。壹是皆以修身為本。何故只言修身。曰。修身是對天

下國家說。修身是本。天下國家是末。凡前而許多事。便是理

會修身。其所厚者薄。所薄者厚。又是以家對國說。楷

問大學解所厚謂家。若誠意正心。亦可謂之厚否。曰。不可。此只

言先後緩急。所施則有厚薄。楷

問大學之書。不過明德新民二者而已。其自致知格物以至平

天下。乃推廣二者為之條目。以發其意。而傳意則又以發明

其為條目者。要之不過此心之體。不可不明。而致知格物誠意正心。乃其明之之工夫耳。曰。若論了得時。只消明明德一句便了。不用下面許多。聖人為學者難曉。故推說許多節目。今且以明德新民互言之。則明明德者。所以自新也。新民者。所以使人各明其明德也。然則雖有彼此之間。其為欲明之德。則彼此無不同也。譬之明德。却是材料。格物致知誠意正心修身。却是下工夫以明其明德耳。於格物致知誠意正心修身之際。要得常見一箇明德。隱然流行于五者之間。方分明明德。如明珠。常自光明。但要時加拂拭耳。若為物欲所蔽。即是珠為泥。澹然光明之性。依舊自在。大雅。以下總論綱領條目。大學在明明德。在新民。在止於至善。此三箇是大綱。做工夫全在此三句內。下面知止五句。是說效驗如此。上面是服藥。下面

面是說藥之效驗。正如說服到幾日效如此。又服到幾日效又如此。看來不須說效亦得。服到日子滿時。自然有效。但聖人須要說到這田地。教人知明明德三句。後面又分析開八件。致知至修身五件。是明明德事。齊家至平天下三件。是新民事。至善只是做得恰好。後面傳又立八件。詳細剖析八件意思。大抵閑時喫緊去理會。須要把做一件事看。橫在胸中。不要放下。若理會得透徹。到臨事時。一一有用處。而今人多。是閑時不喫緊理會。及到臨事時。又不肯下心推究道理。只說且放過一次亦不妨。只是安于淺陋。所以不能長進。終於無成。大抵是不會立得志。枉過日子。且如知止。只是閑時窮究得道理分曉。臨事時方得其所止。若閑時不會知得。臨事如何了得。事親固是用孝也。須閑時理會如何為孝。見得分

曉及到事親時。方合得這道理。事君亦然。以至凡事都如此。又問知止。是萬事萬物。皆知得所止。或只指一事而言。曰。此徹上徹下。知得一事。亦可謂之知止。又問上達天理。便是事物當然之則。至善處否。曰。只是合禮處。便是天理。所以聖人教人致知格物。亦只要人理會得此道理。又問大學表裏精粗如何。曰。自是如此。粗是大綱。精是裏面曲折處。又曰。外面事要推闡。故齊家而后治國平天下。裏面事要切已。故修身正心必先誠意。致知愈細密。又問真知。曰。會被虎傷者。便知得是可畏。未被虎傷底。須逐旋思量。箇被傷底道理。見得與被傷者一般。方是。明作

格物致知。是求知其所止。誠意正心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是求得其所止。物格知至。是知所止。意誠心正身修家齊國治天下平。是得其所止。大學中大抵虛字多。如所謂欲其而后皆虛字。明明德新民止於至善。致知格物誠意正心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是實字。今當就其緊要實處著工夫。如何是致知格物。以至于治國平天下。皆有節目。須要一一窮究著實。方是。道夫

自欲明明德於天下。至先致其知。皆是隔一節。所以言欲如此者。必先如此。致知在格物。知與物至切近。正相照在。格物所以致知。物才格。則知已至。故云在。更無次第也。闕祖

大學明明德於天下以上。皆有等級。到致知格物處。便較親切了。故文勢不同。不曰致知者。先格其物。只曰致知在格物也。意誠而后心正。不說是意誠了。便心正。但無詐僞。便是誠。心不在焉。便不正。或謂但正心。不須致知格物。便可以修身齊

家却恐不然。聖人教人窮理，只道是人在善惡中，不能分別得。故善或以爲惡，惡或以爲善。善可以不爲不妨，惡可以爲亦不妨。聖人便欲人就外面攔截得緊，見得道理分明，方可正得心誠得意。不然，則聖人告顏子如何不道非禮勿思，却只道勿視聽言動如何？又先道居處恭，執事敬，而後與人忠。敬字要體得親切，似得箇畏字。銖記先生嘗因諸生問敬宜

燕幾近之銖云以畏訓敬
平淡中有滋味曰然○幹

欲明明德於天下者，先治其國。至致知在格物，欲與先字謂如欲如此，必先如此，是言工夫節次。若致知在格物，則致知便在格物上。看來欲與先字差慢得些子，在字又緊得些子。履大學言物格而后知至，止天下平。聖人說得寬，不說道能此即能彼，亦不說道能此而後可學彼，只是如此寬說，後面逐段節節更說，只待人自看得如何。振

蔡元思問大學八者條目，若必待行得一節了，旋進一節，則沒世窮年，亦做不做。看來日用之間，須是隨其所在而致力。遇著物來，而前便用格知之，所至便用致意之，發便用誠心之，動便用正身之，應接便用修家，便用治國，便用治方得。曰：固是他合下便說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便是就這大規模上說起，只是細推他節目緊要處，則須在致知格物誠意進遷做將去。云云又曰：有國家者，不成說家未齊，未能治國，且待我去齊得家了，却來治國家未齊者，不成說身未修，且待我修身了，却來齊家，無此理。但細推其次序，須著如此做，若隨其所遇，合當做處，則一齊做始得。問

大學自致知以至平天下許多事，雖是節次如此，須要一齊理

會不是說物格後。方去致知。意誠後。方去正心。若如此說。則是當意未誠。心未正時。有家也不去齊。如何得。且如在下位。不獲乎上。數句意思亦是如此。若未獲乎上。更不去治民。且一向去信朋友。若未信朋友時。且一向去悅親。掉了朋友。不管須是多端理會。方得許多節次。聖人亦是略分箇先後與人知。不是做一件淨盡無餘。方做一件。若如此做。何特得成。又如喜怒上做工夫。固是然。亦須事事照管。不可專於喜怒。如易損卦懲忿窒慾。益卦見善則遷。有過則改。似此說話甚多。聖人却去四頭八面說來。須是逐一理會。身上許多病痛。都要防閑。明作

問知至了。意便誠。抑是方可做誠意工夫。曰。也不能恁地說得。這箇也在人。一般人自便能如此。一般人自當循序做。但知至了。意誠便易。且如這一件事。知得不當如此做。未稍又却如此做。便是知得也未至。若知得至時。便決不如此。如人既知鳥喙之不可食。水火之不可蹈。豈肯更試去食鳥喙。蹈水火。若是知得未至時。意決不能誠。問知未至之前。所謂謹獨亦不可忽否。曰。也不能恁地說得。規模合下。皆當齊做。然這裏只是說學之次序如此。說得來快。無恁地勞攘。且當循此次序。初間欲明明德於天下時。規模便要恁地了。既有恁地規模。當有次序工夫。既有次序工夫。自然有次序功效。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誠。意誠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身。身修而后家齊。家齊而后國治。國治而后天下平。只是就這規模。恁地廣開去。如破竹相似。逐節恁地去。

說大學次序。曰。致知格物。是窮此理。誠意正心修身。是體此理。

齊家治國平天下。只是推此理。要做三節看。知

大學一篇。却是有兩箇大節目。物格知至。是一箇誠意修身。是

一箇才過此二關了。則便可直行將去。泳

物格知至。是一截事。意誠心正身修。是一截事。家齊國治天下

平。又是一截事。自知至交誠意。又是一箇過接關子。自修身

交齊家。又是一箇過接關子。賀孫

自格物至修身。自淺以及深。自齊家至平天下。自內以及外。敬

或問格物致知。到貫通處。方能分別取舍。初間亦未嘗不如此。

但較生澁勉強否。曰。格物時。是窮盡事物之理。這方是區處

理會。到得知至時。却已自有箇主宰。會去分別取舍。初間或

只見得表。不見得裏。只見得粗。不見得精。到知至時。方知得

到能知得到。方會意誠可者必為。不可者決不肯為。到心正

則胸中無些子私蔽。洞然光明正大。截然有主而不亂。此身

便修。家便齊。國便治。而天下可平。賀孫

格物致知。比治國平天下。其事似小。然打不透。則病痛却大。無

進步處。治國平天下。規模雖大。然這裏縱有未盡處。病痛却

小。格物致知。如知及之。正心誠意。如仁能守之。到得動之不

以禮處。只是小小未盡處。蓋卿。方子錄云。格物誠意。其事

治國平天下。規模雖大。然若有未到處。其病却小。蓋前面大

人

問看來大學自格物至平天下。凡八事。而心是在當中擔著兩

下者。前面格物致知誠意。是理會箇心。後面身修家齊國治

天下平。是心之功用。曰。據他本經去。修身上截斷。然身亦是

心主之。上毅

自明明德至於治國平天下。如九層寶塔。自下至上。只是一箇
塿心。四面雖有許多層。其實只是一箇心。明德正心誠意修
身。以至治國平天下。雖有許多節次。其實只是一理。須逐一
從前面看來。看後面。又推前面去。故曰。知至而後意誠。意誠
而后心正也。子蒙

問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者。至致知在格物。詳其文勢。似皆是
有爲而後爲者。曰。皆是合當爲者。經文旣自明德說至新民
止於至善。下文又却反覆明辨。以見正人者必先正己。孟子
曰。天下之本在國。國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亦是此意。道夫
問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至致知在格物。向疑其似於爲人。今
觀之大不然。蓋大人以天下爲度者也。天下苟有一夫不被
其澤。則於吾心爲有慊。而吾身於是入者。有一毫不盡。則亦
何以明明德於天下耶。夫如是。則凡其所爲。雖若爲人。其實
則亦爲己而已。先生曰。爲其職分之所當爲也。道夫

格物致知誠意正心修身

皆明明德之事

明明德

明德新民皆當止於此

在止於至善

知止者知至善之所在而求以止之

知止

有定能靜能安能慮此四者亦貫在知止能得之間

知止則無不在

格物致知誠意正心修身

齊家治國平天下

皆新民之事

新民

君仁臣敬父慈子孝朋友之信皆其目也

能得者得其所止也

能得

能得則無不得

齊家治國平天下

朱子語類卷十五

大學三

傳一章釋明明德

問克明德曰德之明與不明只在人之克與不克耳克只是真

箇會明其明德節

問明德明命曰便是天之所命謂性者人皆有此明德但為物

欲之所昏蔽故暗塞爾替

自人受之喚做明德自天言之喚做明命今人多鶻鶻突突一

似無這箇明命若常見其在前則凜凜然不敢放肆見許多

道理都在眼前又曰人之明德即天之明命雖則是形骸間

隔然人之所以能視聽言動非天而何問苟日新日日新曰

這箇道理未見得時若無頭無面如何下工夫才剔撥得有

些通透處。便須急急躡蹤。趨鄉前去。又曰。周雖舊邦。其命維新。文王能使天下無一民不新其德。卽此便是天命之新。又云。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或問此若有所不同如何。曰。天豈會有耳目以視聽。只是自我民之視聽。便是天之視聽。如帝命文王。豈天諄諄然命之。只是文王要恁地。便是理合恁地。便是帝命之也。又曰。若一件事。民人皆以爲是。便是天以爲是。若人民皆歸往之。便是天命之也。又曰。此處甚微。故其理難看。賀孫

顧諟天之明命。諟是詳審顧諟。見得子細。間

顧諟天之明命。只是照管得那本明底物事在。熹

顧諟天之明命。便是常見這物事。不教昏著。今看大學。亦要識此意。所謂顧諟天之明命。無他。求其放心而已。方子。佐同。

先生問顧諟天之明命如何看。答云。天之明命。是天之所以命我。而我之所以爲德者也。然天之所以與我者。雖曰至善。苟不能常提撕省察。使大用全體。昭晰無遺。則人欲益滋。天理益昏。而無以有諸已矣。曰。此便是至善。但今人無事時。又却恁昏昏地。至有事時。則又隨事逐物而去。都無一箇主宰。這須是常加省察。真如見一箇物事在裏。不要昏濁了他。則無事時。自然疑定。有事時。隨理而處。無有不當。道夫

顧諟天之明命。古註云。常自在之。說得極好。非謂有一物。常在目前可見也。只是長存此心。知得有這道理。光明不昧。方其靜坐未接物也。此理固湛然清明。及其遇事而應接也。此理亦隨處發見。只要人常提撕省察。念念不忘。存養久之。則是理愈明。雖欲忘之而不可得矣。孟子曰。學問之道無他。求其

放心而已矣。所謂求放心。只常存此心便是。存養既久。自然信向。决知堯舜之可爲。聖賢之可學。如菽粟之必飽。布帛之必煖。自然不爲外物所勝。若是若存若亡。如何會信。如何能必行。又曰。千書萬書。只是教人求放心。聖賢教人。其要處皆一。苟通得一處。則觸處皆通矣。備

問顧諟天之明命。言常自在之。如何。曰。顧諟是看此也。自在是如目存之。常知得有此理。不是親眼看。立則見其參於前。在與則見其倚於衡。便是這模樣。只要常常提撕在這裏。莫使他昏昧了。子常見得孝。父常見得慈。與國人交常見得信。寓

問顧謂常自在之。天命至微。恐不可自在之。想只是顧其發見處。曰。只是見得長長地在面前模樣。立則見其參於前。在與則見其倚於衡。豈是有物可見。義剛

問常日在之意。先生以手指曰。如一件物在此。惟恐人偷去。兩眼常常覷在此相似。友仁

問如何日在之。曰。常在視瞻之間。蓋言存之而不忘。寓因說天之明命。曰。這箇物事。卽是氣。便有許多道理在裏。人物之生。都是先有這箇物事。便是天當初分付底。既有這物事。方始具是形以生。便有皮包裹在裏。若有這箇。無這皮殼。亦無所包裹。如草木之生。亦是有箇生意了。便會生出芽蘗。芽蘗出來。便有皮包裹著。而今儒者。只是理會這箇。要得順性命之理。佛老也只是理會這箇物事。老氏便要常把住這氣。不肯與他散。便會長生久視。長生久視。也未見得。只是做得到也。便未會死。佛氏也只是見箇物事。便放得下。所以死生禍福。都不動。只是他去作弄了。又曰。各正性命。保合太和。聖

人於乾卦發此兩句最好。人之所以爲人物之所以爲物。都是正箇性命。保合得箇和氣。性命便是當初合下分付底。保合便是有箇皮殼包裹在裏。如人以刀破其腹。此箇物事便散却便死。夔孫

而今人會說話行動。凡百皆是天之明命。人心惟危。道心惟微。也是天之明命。夔孫

傳二章釋新民

苟日新一句。是爲學入頭處。而今爲學。且要理會苟字。苟能日新如此。則下面兩句工夫。方能接續做去。而今學者。只管要日新。却不去苟字上面著工夫。苟日新。苟者誠也。泳

苟誠也。要緊在此一字。賀孫

苟日新。須是真箇日新。方可日日新。又日新。泳

舊來看大學日新處。以爲重在後兩句。今看得重在前一句。苟字多訓誠字。璘

苟字訓誠。古訓釋皆如此。乍看覺差異。人誠能有日新之功。則須日有進益。若暫能日新。不能接續。則前日所新者。却間斷衰頹了。所以不能日日新。又日新也。人傑

苟日新。新是對舊染之汙而言。日日新。又日新。只是要常常如此。無間斷也。新與舊。非是去外面討來。昨日之舊。乃是今日之新。道夫云。這正如孟子操存舍亡。說存與亡。非是有兩物。曰然。只是在一念間。爾如顧諟天之明命。上下文都說明德。這裏却說明命。蓋天之所以興我。便是明命。我之所得以爲性者。便是明德。命與德。皆以明爲言。是這箇物。本自光明顯。然在裏。我却去昏蔽了他。須用日新說得來。又只是箇存心。

所以明道云。聖賢千言萬語。只是欲人將已放之心。約之使
反覆入身來。自能尋向上去。下學而上達也。道夫

湯日日新。書云。終始惟一。時乃日新。這箇道理。須是常接續不
已。方是日新。才有間斷。便不可。盤銘取沐浴之義。蓋爲早間

盥濯才了。晚下垢汗又生。所以常要日新。德明

徐仁父問湯之盤銘曰。日日新。繼以作新民。日新是明德事。而

今屬之作新民之上。意者申言新民。必本於在我之自新也。

曰。然。莊子言語道而非其序。則非道矣。橫渠云。如中庸文字。

直須句句理會過。使其言互相發。今讀大學亦然。某年十七

八時。讀中庸大學。每早起。須誦十遍。今大學可且熟讀。賀孫

鼓之舞之之謂作。如擊鼓然。自然使人跳舞踴躍。然民之所以

感動者。由其本有此理。上之人既有以自明其明德。時時提

撕警策。則下之人觀瞻感發。各有以興起其同然之善心。而

不能已耳。備

周雖舊邦。其命維新。自新新民。而至於天命之改易。可謂極矣。

必如是而後爲止於至善也。備

其命維新。是新民之極。和天命也新。大雅

傳三章釋止於至善

緝蠻黃鳥。止于丘隅。物亦各尋箇善處止。可以人而不如鳥乎。

德明

於緝熙敬止。緝熙是工夫。敬止是功效收殺處。寓

或言大學以知止爲要。曰。如君便要止於仁。臣便要止於敬。子

便止於孝。父便止於慈。若不知得。何緣到得那地位。只這便

是至善處。道夫問至善是無過不及恰好處否。曰。只是這夾

界上些子。如君止於仁。若依違牽制。儒而無斷。便是過。便不是仁。臣能陳善閉邪。便是敬。若有所畏懼。而不敢正君之失。便是過。便不是敬。道夫

問至善。如君之仁。臣之敬。父之慈。子之孝者。固如此。就萬物中。細論之。則其類如何。曰。只恰好底。便是坐如尸。便是坐恰好底。立如齊。便是立恰好底。淳。寓同。

周問注云。究其精微之蘊。而又推類以通其餘。何也。曰。大倫有五。此言其三。蓋不止此。究其精微之蘊。是就三者裏面。窮究其蘊。推類以通其餘。是就外面推廣。如夫婦兄弟之類。淳。謨錄。

云。須是就君仁臣敬子孝。父慈與國人信上推究精微。各有不盡之理。此章雖人倫大目。亦只舉得三件。必須就此上推廣。所以事上當如何。所以待下又如何。何尊卑大小之間處之各要如此。

問如切如磋者。道學也。如琢如磨者。自修也。此是詩人美武公

之本旨耶。姑借其詞。以發學問自修之義耶。曰。武公大段是有學問底人。抑之一詩。義理精密。詩中如此者。甚不易得。儒用

至善一章工夫。都在切磋琢磨上。泳

既切而復磋之。既琢而復磨之。方止於至善。不然。雖善非至也。節

傳之三章。緊要只是如切如磋。如琢如磨。如切可謂善矣。又須

當磋之。方是至善。如琢可謂善矣。又須當磨之。方是至善。一

章主意。只是說所以止於至善工夫。為下不可諠兮之語。拖

帶說。到道盛德至善。民不能忘。又因此語一向引去。大槩是

反覆嗟咏。其味淡長。他經引詩。或未甚切。只大學引得極細

密。賀孫

魏元壽問。切磋琢磨之說。曰。恰似剝了一重。又有一重。學者做

工夫消磨舊習。幾時便去教盡。須是只管磨礮。教十分淨潔。最怕如今於眼前道理。略理會得些。便自以為足。更不著力。向上去。這如何會到至善田地。賀孫

骨角却易開解。玉石儘著得磨。指工夫。賀孫

瑟矜莊貌。個武貌。恂慄嚴毅貌。古人直是如此嚴整。然後有那

威儀烜赫著見。德明

問解瑟為嚴密。是就心言。抑就行言。曰是就心言。問心如何是

密處。曰只是不粗疎。恁地縝密。寓

問武毅之貌。能剛強卓立。不如此怠惰闕廢。個

問瑟者武毅之貌。恂慄戰懼之貌。不知人當戰懼之時。果有武

毅之意否。曰人而懷戰懼之心。則必齋莊嚴肅。又烏可犯。莊

問恂慄何以知為戰懼。曰莊子云。木處則恂慄危懼。廣

大率切而不磋。亦未到至善處。琢而不磨。亦未到至善處。瑟兮

個兮。則誠敬存於中矣。未至於赫兮喧兮。威儀輝光著見於

外。亦未為至善。此四句。是此段緊切處。專是說至善。蓋不如

此。則雖善矣。未得為至善也。至於民之不能忘。若非十分至

善。何以使民久而不能忘。古人言語精密。有條理如此。銖

民之不能忘也。只是一時不忘。亦不是至善。又曰瑟兮個兮赫

兮喧兮者。有所主於中。而不能發於外。亦不是至善。務飾於

外。而無主於中。亦不是至善。銖

問前王不忘云云。曰前王遠矣。盛德至善。後人不能忘之。君子

賢其賢。如堯舜文武之德。後世尊仰之。豈非賢其所賢乎。親

其親。如周后稷之德。子孫宗之。以為先祖先父之所自出。豈

非親其所親乎。寓

問君子賢其賢而親其親。曰如孔子仰文武之德，是賢其賢。成
康以後，思其恩而保其基緒，便是親其親。木之
或問至善章曰：此章前三節是說止字，中一節說至善，後面烈
文一節又是咏歎此至善之意。銖

傳四章釋本末

問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無訟乎。曰：固是以修身爲本，只是公
別底言語多走作。如云：凡人聽訟，以曲爲直，以直爲曲，所以
人得以盡其無實之辭。聖人理無不明，明無不燭，所以人不
敢如此。却是聖人善聽訟，所以人不敢盡其無實之辭。正與
經意相反。聖人正是說聽訟我也無異於人，當使其無訟之
可聽，方得。若如公言，則當云：聽訟吾過人遠矣。故無情者不
敢盡其辭，始得。聖人固不會錯斷了事，只是它所以無訟者，
却不在於善聽訟，在於意誠心正，自然有以薰炙漸染，大服
民志，故自無訟之可聽耳。如成人有其兄死而不爲衰者，聞
子臯將至，遂爲衰。子臯何嘗聽訟，自有以感動人處耳。側
使他無訟，在我之事，本也。恁地看，此所以聽訟爲末。泳
無情者不得盡其辭，便是說那無訟之由。然惟先有以服其心
志，所以能使之不得盡其虛誕之辭。義剛
大畏民志者，大有以畏服斯民自欺之志。卓

傳五章釋格物致知

劉圻父說：人心之靈，莫不有知，而天下之物，莫不有理。恐明明
德便是性，曰：不是如此。心與性自有分別。靈底是心，實底是
性。靈便是那知覺底，如向父母，則有那孝出來；向君，則有那
忠出來。這便是性。如知道事親要孝，事君要忠，這便是心。張

子曰。心統性情者也。此說得最精密。次日折父復說過。先生曰。性便是那理。心便是盛貯該載敷施發用底。問表裏精粗無不到。曰。表便是外面理會得底。裏便是就自家身上至親至切至隱至密貼骨貼肉處。今人處事。多是自說道且恁地也不妨。這箇便不是。這便只是理會不會到那貼底處。若是知得那貼底時。自是決然不肯恁地了。義剛○子裳同

問因其已知之理推而致之。以求至乎其極。是因定省之孝。以至於色難養志。因事君之忠。以至於陳善閉邪之類否。曰。此只說得外面底。須是表裏皆如此。若是做得大者。而小者未盡。亦不可做得小者。而大者未盡。尤不可。須是無分毫欠闕方是。且如陸子靜說良知良能。四端根心。只是他弄這物事。其他有合理會者。渠理會不得。却禁人理會。鵝湖之會。渠作詩云。易簡工夫終久大。彼所謂易簡者。苟簡容易爾。全看得不子細。乾以易知者。乾是至健之物。至健者要做便做。直是易。坤是至順之物。順理而為。無所不能。故曰簡。此言造化之理。至於可久。則賢人之德。可久者日新而不已。可大。則賢人之業。可大者富有而無疆。易簡有幾多事在。豈容易苟簡之云乎。人傑

任道弟問致知章。前說窮理處。云因其已知之理而益窮之。且經文物格而后知至。却是知至在後。今乃云因其已知而益窮之。則又在格物前。曰。知先自有。才要去理會。便是這些知。萌芽若懵然全不向著。便是知之端未曾通。才思量著。便這箇骨子透出來。且如做些事錯。才知道錯。便是向好門路。却不是方始去理會箇知。只是如今須著因其端而推致之。使

四方八面千頭萬緒無有些不知無有毫髮窒礙孟子所謂知皆擴而充之若火之始然泉之始達擴而充之便是致字意思賀孫

致知則理在物而推吾之知以知之也知至則理在物而吾心之知已得其極也或問理之表裏精粗無不盡而吾心之分別取舍無不切既有箇定理如何又有表裏精粗曰理固自有表裏精粗人見得亦自有高低淺深有人只理會得下面許多都不見得上面一截這與做知得表知得粗又有人合下便看得大體都不就中間細下工夫這與做知得裏知得精二者都是偏故大學必欲格物致知到物格知至則表裏精粗無不盡賀孫

問表裏精粗曰須是表裏精粗無不到有一種人只就皮殼上做工夫却於理之所以然者全無是處又有一種人思慮向裏去又嫌眼前道理粗於事物上都不理會此乃談玄說妙之病其流必入於異端銖

問表裏曰表者人物之所共由裏者吾心之所獨得表者如父慈子孝雖九夷八蠻也出這道理不得裏者乃是至隱至微不至親至切切要處因舉子思一語大天下莫能載語小天下莫能破又說裏字云莫見乎隱莫顯乎微此箇道理不惟一日間離不得雖一時間亦離不得以至終食之頃亦離不得夢孫

傳問表裏之說曰所說博我以文約我以禮便是博我以文是要四方八面都見得周匝無遺是之謂表至於約我以禮又要逼向身已上來無一毫之不盡是之謂裏子升云自古學

問亦不過此二端。曰是。但須見得通透。木之

問精粗。曰如管仲之仁。亦謂之仁。此是粗處。至精處。則顏子三月之後或違之。又如充無欲害人之心。則仁不可勝用。充無欲穿窬之心。則義不可勝用。害人與穿窬。固為不仁不義。此是粗底。然其實一念不當。則為不仁不義處。夔孫

周問大學補亡。心之分別取舍無不切。曰只是理徹了。見善端的如不及。見不善端的如探湯。好善便端的如好好色。惡不善便端的如惡惡臭。此下須連接誠意看。此未是誠意。是醞釀誠意來。淳○謨錄云此只是連著誠意說知之者切則見善真如不及見不善真如探湯而無纖毫不實故

李問吾之所知無不切。曰某向說得較寬。又覺不切。今說較切。又少些寬舒意。所以又說道表裏精粗無不盡也。自見得切

字却約向裏面。賀孫

安卿問全體大用。曰體用元不相離。如人行坐坐則此身全坐。便是體。行則此體全行。便是用。道夫

問格物章補文處。不入敬意何也。曰敬已就小學處做了。此處只據本章直說。不必雜在這裏。壓重了不淨潔。屬

問所補致知章。何不效其文體。曰亦曾效而為之。竟不能成。劉原父却會效古人為文。其集中有數篇論。全似禮記。必大

傳六章釋誠意

誠其意。只是實其意。只作一箇虛字看。如正字之類。端蒙

說許多病痛。都在誠意章。一齊要除了。下面有些小為病痛亦輕可。若不除去。恐因此滋蔓。則病痛自若。涿

問誠意是如何。曰心只是有一帶路。更不著得兩箇物事。如今

人要做好事。都自無力。其所以無力是如何。只爲他有箇爲惡底意思。在裏面牽繫。要去做好事。底心是實。要做不好事。底心是虛。被那虛底在裏面夾雜。便將實底。一齊打壞了。賀孫詣學升堂云云。教授請講說大義。曰。大綱要緊。只是前面三兩章。君子小人之分。却在誠其意處。誠於爲善。便是君子。不誠底。便是小人。更無別說。孫器遠問物格知至了。如何到誠意。又說毋自欺也。毋者。禁止之辭。曰。物既格。知既至。到這裏方可著手下工夫。不是物格知至了。下面許多。一齊掃了。若如此。却不消說下面許多。看下面許多。節節有工夫。賀孫自欺。

亞夫問欲正其心者。先誠其意。此章當說所以誠意工夫當如何。曰。此繼於物格知至之後。故特言所謂誠其意者。毋自欺也。若知之已至。則意無不實。惟是知之有毫末未盡。必至於自欺。且如做一事。當如此。決定只著如此做。而不可以如彼。若知之未至。則當做處。便夾帶這不當做底意在。當如此做。又被那要如彼底心牽惹。這便是不實。便都做不成。賀孫

問知不至。與自欺者如何分。曰。小人閒居爲不善。無所不至。見君子而后厭然。揜其不善而著其善。只爲是知不至耳。問當其知不至時。亦自不知其至於此。然其勢必至於自欺。曰。勢必至此。頃之復曰。不識不知者。却與此又別。論他箇又却只是見錯。故以不善爲善。而不自知耳。其與知不至而自欺者。固是五十步笑百步。然却又別。問要之二者。其病源只是欠了格物工夫。曰。然。道夫

問劉棟看大學自欺之說如何。曰。不知義理。却道我知義理。是

自欺。先生曰。自欺。是箇半知半不知底人。知道善我所當爲。却又十分去爲善。知道惡不可作。却又是自家所愛。舍他不得。這便是自欺。不知不識。只喚欺。不知不識。却不喚做自欺。道夫

或問誠其意者。毋自欺。曰。譬如一塊物。外面是銀。裏面是鐵。便是自欺。須是表裏如一。便是不自欺。然所以不自欺。須是見得分曉。譬如今人見鳥喙之不可食。知水火之不可蹈。則自不食不蹈。如寒之欲衣。飢之欲食。則自是不能已。今人果見得分曉。如鳥喙之不可食。水火之不可蹈。見善如飢之欲食。寒之欲衣。則此意自實矣。祖道

自欺。非是心有所慊。外面雖爲善事。其中却實不然。乃自欺也。譬如一塊銅。外面以金裹之。便不是真金。人傑

所謂誠其意者。毋自欺也。注云。心之所發。陽善陰惡。則其好善惡惡。皆爲自欺。而意不誠矣。而今說自欺。未說到與人說時。方謂之自欺。只是自家知得善好。要爲善。然心中却覺得微有些沒緊要底意思。便是自欺。便是虛僞不實矣。正如金已。是真金了。只是鍛鍊得微不熟。微有些渣滓去不盡。顏色或白或青或黃。便不是十分精金矣。顏子有不善未嘗不知。便是知之至。知之未嘗復行。便是意之實。又曰。如顏子地位。豈有不善。所謂不善。只是微有差失。便能知之。才知之。便更不萌作。只是那微有差失。便是知不至處。備

所謂自欺者。非爲此人本不欲爲善去惡。但此意隨發。常有一念在內。阻隔住。不放教表裏如一。便是自欺。但當致知。分別善惡了。然後致其謹獨之功。而力割去物欲之雜。而后意可

得其誠也。壯祖

只今有一毫不快於心。便是自欺也。道夫

看如今未識道。說出道理。便恁地包藏隱伏。他元不會見

來。這亦是自欺。亦是不實。想他當時發出來。心下必不安穩。

賀孫

國秀問大學誠意。看來有三樣。一則內全無好善惡惡之實。而

專事掩覆於外者。此不誠之尤也。一則雖知好善惡惡之為

是。而隱微之際。又苟且以自瞞底。一則知有未至。隨意應事。

而自不覺陷於自欺底。曰。這箇不用恁地分。只是一路。都是

自欺。但有淺深之不同耳。壽

次早云。夜來國秀說自欺有三樣底。後來思之。是有這三樣意

思。然却不是三路。只是一路。有淺深之不同。又因論以假託

換掩覆字。云假託字又似重了。掩覆字又似輕。不能得通上

下底字。又因論誠與不誠。不特見之於外。只裏面一念之發。

便有誠偽之分。譬如一粒粟。外面些皮子好。裏面那些子不

好。如某所謂其好善也。陰有不好者。以拒於內。其惡惡也。陰

有不惡者。以挽其中。蓋好惡未形時。已有那些子不好不惡

底。藏在裏面了。壽

人固有終身為善而自欺者。不特外面有心中欲為善而常須

是要打疊得盡。蓋意誠而後心可正。過得這一關。後方可進

拱壽

問自慊。曰。人之為善。須是十分真實為善。方是自慊。若有六七

分為善。又有兩三分為惡。底意思在裏面。相牽。便不是自慊。

須是如惡惡臭。如好好色。方是。卓

自慊

如惡惡臭如好好色此之謂自慊。慊者無不足也。如有心爲善更別有一分心在主張他事。卽是橫渠所謂有外之心。不可以合天心也。祖道

自慊之慊。大意與孟子行有不慊相類。子細思之。亦微有不同。

孟子慊訓滿足意多。大學訓快意多。橫渠云有外之心。蜀錄

慊不足以合天心。初看亦只一般。然橫渠亦是訓足底意思。

多。大學訓快意多。問大學說自慊。且說合做處便做。無牽滯

於己私。且只是快底意。少間方始心下充滿。孟子謂行有不

慊。只說行有不滿足。則便餒耳。曰。固是。夜來說此極子細。若

不理會得誠意思。親切也。說不到此。今看來誠意如惡惡

臭如好好色。只是苦切定要如此。不如此自不得。賀孫

字有同一義而二用者。慊字訓足也。吾何慊乎哉。謂心中不以

彼之富貴而懷不足也。行有不慊於心。謂義須充足於中。不

然則餒也。如忍之一字。自容忍而爲善者言之。則爲忍去忿

慾之氣。自殘忍而爲惡者言之。則爲忍了惻隱之心。慊字一

從口。如胡孫兩嘍。皆本虛字看。懷藏何物於內耳。如銜字。或

爲銜恨。或爲銜恩。亦同此義。備

誠意章。皆在兩箇自字上用功。人傑。自欺。目慊。

問毋自欺是誠意。自慊是意誠否。小人閒居以下。是形容自欺

之情狀。心廣體胖。是形容自慊之意否。曰。然後段各發明前

說。但此處是箇半關。今能致知。知至而意誠矣。驗以日用間

誠意十分爲善矣。有一分不好底意思。潛發以間於其間。此

意一發。便由斜徑以長。這箇却是實。前面善意却是虛矣。如

見孺子入井救之。是好意。其間有些要譽底意思。以雜之。如

九子言卷一
一五
薦好人是善意。有些要人德之之意。隨後生來。治惡人是好意。有些狼疾之意。隨後來。前面好意都成虛了。如垢卦上五爻皆陽。下而只一陰。生五陽便立不住了。荀子亦言心卧則夢。偷則自行。使之則謀。見解蔽篇彼言偷者。便是說那不好底意。若曰使之則謀者。則在人使之如何耳。謀善謀惡都由人。只是那偷底可惡。故須致知。要得早辨而豫戒之耳。大雅

或問自謙自欺之辨。曰。譬如作蒸餅。一以極白好麵。自裹包出。內外更無少異。所謂自謙也。一以不好麵。做心却以白麵作皮。務要欺人。然外之白麵雖好而易窮。內之不好者終不可揜。則乃所為自欺也。壯祖

問誠其意者。毋自欺也。近改注云。自欺者。心之所發。若在於善。而實則未能不善也。若字之義如何。曰。若字只是外面做得來。一似都善。其實中心有些不愛。此似是自欺。前日得孫敬甫書。他說自謙字似差了。其意以為好善如好好色。惡惡如惡惡臭。如此了。然後自謙。看經文語意。不是如此。此之謂自謙。謂如好好色。惡惡臭。只此便是自謙。是合下好惡時。便是要自謙了。非是做得善了。方能自謙也。自謙正與自欺相對。不差毫髮。所謂誠其意。便是要毋自欺。非至誠其意了。方能不自欺也。所謂不自欺而謙者。只是要自快足我之志願。不是要為他人也。誠與不誠。自謙與自欺。只爭這些子毫髮之間耳。又曰。自謙則一。自欺則二。自謙者。外面如此。中心也是如此。表裏一般。自欺者。外面如此做。中心其實有些子不願。外面且要人道好。只此便是二心。誠偽之所由分也。問

問誠意章。曰。過此關。方得道理牢固。或云須無一毫自欺。方能

自謙必十分自謙。方能不自欺。故君子必謹獨。曰。固是。然欲誠其意者。先致其知。知若未至。何由得如此。蓋到物格知至後。已是意誠八九分了。只是更就上面省察。如用兵禦寇。寇雖已盡。翦除了。猶恐林谷草莽間。有小小隱伏者。或能間出爲害。更當搜過始得。銖

問。知至而後意誠。則知至之後。無所用力。意自誠矣。傳猶有謹獨之說。何也。曰。知之不至。則不能謹獨。亦不肯謹獨。惟知至者。見得實是實非。灼然如此。則必戰懼以終之。此所謂能謹獨也。如顏子請事斯語。曾子戰戰兢兢。終身而後已。彼豈知之不至。然必如此。方能意誠。蓋無放心底聖賢。惟聖罔念作狂。一毫少不謹懼。則已墮於意欲之私矣。此聖人教人徹上徹下。不出一敬字也。蓋知至而後意誠。則知至之後。意已誠矣。猶恐隱微之間。有所不實。又必提掇而謹之。使無毫髮妄馳。則表裏隱顯。無一不實。而自快慊也。銖

問。或言知至後。煞要著力做工夫。竊意致知是著力做工夫處。到知至。則雖不能無工夫。然亦無大段著工夫處。曰。雖不用大段著工夫。但恐其間不能無照管不及處。故須著防閑之

所以說君子謹其獨也。行夫問先生常言。知既至後。又可以驗自家之意。誠不誠。先生久之曰。知至後。意固自然誠。但其間雖無大段自欺不誠處。然亦有照管不著所在。所以貴於謹其獨。至於有所未誠。依舊是知之未真。若到這裏。更加工夫。則自然無一毫之不誠矣。道夫

堯祖問物格知至。則意無不誠。而又有謹獨之說。莫是當誠意時。自當更用工夫否。曰。這是先窮得理。先知得到了。更須於

細微處用工夫若不真知得到都恁地鶻鶻突突雖十目視
十手指衆所共知之處亦自七顛八倒了更如何地謹獨賀
知至而後意誠已有八分恐有照管不到故曰謹獨節
致知者誠意之本也謹獨者誠意之助也致知則意已誠七八
分了只是猶恐隱微獨處尚有些子未誠實處故其要在謹
獨銖

誠意章上云必慎其獨者欲其自慊也下云必慎其獨者防其
自欺也蓋上言如惡惡臭如好好色此之謂自慊故君子必
慎其獨者欲其察於隱微之間必吾所發之意好善必如好
好色惡惡必如惡惡臭皆以實而無不自慊也下言小人閒
居爲不善而繼以誠於中形於外故君子必慎其獨者欲其
察於隱微之間必吾所發之意由中及外表裏如一皆以實
而無少自欺也銖

誠意者好善如好好色惡惡如惡惡臭皆是真情既是真情則
發見於外者亦皆可見如種麻則生麻種穀則生穀此謂誠
於中形於外又恐於獨之時有不到處故必謹獨節
或說謹獨曰公自是看錯了如惡惡臭如好好色此之謂自慊
已是實理了下面故君子必謹其獨是別舉起一句致戒又
是一段工夫至下一段又是反說小人之事以致戒君子亦
豈可謂全無所爲且如著衣喫飯也是爲飢寒大學看來雖
只恁地滔滔地說去然段段致戒如一下水船相似也要施
要楫夔孫

或問在謹獨只是欲無間先生應節
問誠意章句所謂必致其知方肯謹獨方能謹獨曰知不到田

地。心下自有一物與他相爭鬪。故不會肯謹獨。銖

問自欺與厭然揜其不善而著其善之類。有分別否。曰。自欺只是於理上虧欠不足。便胡亂且欺謾過去。如有得九分義理。雜了一分私意。九分好善惡惡。一分不好不惡。便是自欺。到得厭然揜著之時。又其甚者。原其所以自欺。又是知不至。不會見得道理精至處。所以向來說表裏精粗字。如知爲人子止於孝。這是表。到得知所以必著孝是如何。所以爲孝當如何。這便是裏。見得到這般處。方知決定是著孝。方可以用力於孝。又方肯決然用力於孝。人須是掃去氣稟私欲。使胸次

虛靈洞徹。

木之○論揜其不善以下

問意誠曰。表裏如一便是。但所以要得表裏如一却難。今人當獨處時。此心非是不誠。只是不奈何他。今人在靜處。非是此

心要馳騫。但把捉他不住。此已是兩般意思。至如見君子而後厭然詐善時。已是第二番罪過了。祖道

誠意只是表裏如一。若外面白裏面黑。便非誠意。今人須於靜坐時。見得表裏有不如一。方是有工夫。如小人見君子則掩其不善。已是第二番過失。人傑

此一箇心。須每日提撕。令常惺覺。頃刻放寬。便隨物流轉。無復收拾。如今大學一書。豈在看他言語。正欲驗之於心如何。如好好色。如惡惡臭。試驗之吾心。好善惡惡。果能如此乎。閒居爲不善。見君子則掩其不善而著其善。是果有此乎。一有不

至則勇猛奮躍不已。必有長進處。今不知爲此。則書自書。我自我。何益之有。大雅

問誠於中形於外。是實有惡於中。便形見於外。然誠者真實無

妄。安得有惡。有惡不幾於妄乎。曰。此便是惡底。真實無妄。善便虛了。誠只是實。而善惡不同。實有一分惡。便虛了一分善。實有二分惡。便虛了二分善。淳

誠於中形於外。大學和惡字說。此誠只是實字也。惡者。却是無了天理本然者。但實有其惡而已。方

凡惡惡之不實。爲善之不勇。外然而中實不然。或有所爲而爲之。或始勤而終怠。或九分爲善。尚有一分苟且之心。皆不實而自欺之患也。所謂誠其意者。表裏內外。徹底皆如此。無纖毫絲髮苟且爲人之弊。如飢之必欲食。渴之必欲飲。皆自以求飽足於已而已。非爲他人而食飲也。又如一盆水。徹底皆清瑩。無一毫砂石之雜。如此。則其好善也。必誠好之。惡惡也。必誠惡之。而無一毫強勉自欺之雜。所以說自慊。但自滿足而已。豈有待於外哉。是故君子謹其獨。非特顯明之處是如此。雖至微至隱人所不知之地。亦常謹之。小處如此。大處亦如此。顯明處如此。隱微處亦如此。表裏內外。精粗隱顯。無不謹之。方謂之誠其意。孟子曰。人能充無欲害人之心。而仁不可勝用也。夫無欲害人之心。人皆有之。閑時皆知惻隱。及到臨事有利害時。此心便不見了。且如一堆金寶。有人曰。先爭得者與之。自家此心。便欲爭奪。推倒那人。定要得了方休。又如人皆知穿窬之不可爲。雖稍有識者。亦不肯爲。及至顛冥於富貴而不知耻。或無義而受萬鍾之祿。便是到利害時。有時而昏。所謂誠意者。須是隱微顯明。小大表裏。都一致方得。孟子所謂見孺子入井時。怵惕惻隱。非惡其聲而然。非爲內交要譽而然。然却心中有內交要譽之心。却向人說。我實是

孟子所謂見孺子入井時。怵惕惻隱。非惡其聲而然。非爲內交要譽而然。然却心中有內交要譽之心。却向人說。我實是

惻隱羞惡。所謂為惡於隱微之中。而詐善於顯明之地。是所謂自欺以欺人也。然人豈可欺哉。人之視已。如見其肺肝然。則欺人者。適所以自欺而已。誠於中形於外。那箇形色氣貌之見於外者。自別。決不能欺人。祇自欺而已。這樣底。永無緣做得好人。為其無為善之地也。外面一副當雖好。然裏面却踏空。永不足以為善。永不濟事。更莫說誠意正心修身。至於治國平天下。越沒干涉矣。個。以下全章之旨。

問誠意章自欺注。今改本恐不如舊注好。曰何也。曰今注云。心之所發。陽善陰惡。則其好善惡惡。皆為自欺。而意不誠矣。恐讀書者不曉。又此句或問中已言之。却不如舊注云。人莫不知善之當為。然知之不切。則其心之所發。必有陰在於惡。而陽為善以自欺者。故欲誠其意者。無他。亦曰禁止乎此而已矣。此言明白而易曉。曰不然。本經正文。只說所謂誠其意者。毋自欺也。初不會引致知兼說。今若引致知在中間。則相牽不了。却非解經之法。又况經文誠其意者。毋自欺也。這說話極細。蓋言為善之意。稍有不實。照管少有不到處。便為自欺。未便說到心之所發。必有陰在於惡。而陽為善以自欺處。若如此。則大故無狀。有意於惡。非經文之本意也。所謂心之所發。陽善陰惡。乃是見理不實。不知不覺地。陷於自欺。非是陰有心於為惡。而詐為善以自欺也。如公之言。須是鑄私錢。假官會。方為自欺。大故是無狀小人。此豈自欺之謂邪。又曰。所欺者。正當於幾微毫釐處。做工夫。只幾微之間。少有不實。便為自欺。豈待如此。狼當至於陰在為惡。而陽為善。而後謂之自欺邪。此處語意極細。不可草草看。此處工夫極細。未便說到那粗處。所以前後學者多說差了。蓋為賺連下文小人閒居為不善一段看。

了。所以差也。又問今改注下文云。則無待於自欺而意無不誠也。據經文方說毋自欺。毋者禁止之辭。若說無待於自欺。恐語意太快。未易到此。曰。既能禁止其心之所發。皆有善而無惡。實知其理之當然。使無待於自欺。非勉強禁止。而猶有時而發也。若好善惡惡之意。有一毫之未實。則其發於外也。必不能掩。既是打疊得盡。實於為善。便無待於自欺矣。如人腹痛。畢竟是腹中有些冷積。須用藥驅除去這冷積。則其痛自止。不先除去冷積。而但欲痛之自止。豈有此理。問

敬子問所謂誠其意者。毋自欺也。注云。外為善。而中實未能免於不善之雜。某意欲改作外為善。而中實容其不善之雜。如何。蓋所謂不善之雜。非是。不知是知得了。又容著在這裏。此之謂自欺。曰。不是知得了。容著在這裏。是不柰他何了。不能不自欺。公合下認錯了。只管說箇容字。不是如此。容字又是第二節緣。不柰他何。所以容在這裏。此一段文意。公不會識得它源頭在。只要硬去捺他。所以錯了。大槩以為有纖毫。不善之雜。便是自欺。

自欺。只是自欠了分數。恰如淡底金。不可不謂之金。只是欠了分數。如為善。有八分欲為。有兩分不為。此便是自欺。是自欠了這分數。或云如此。則自欺却是自欠。曰。公且去看。又曰。非是要如此。是不柰它何底。

荀子曰。心卧則夢。偷則自行。使之則謀。某自由自家使底。倒要自家去捉它。使之則謀。這却是好底心。由自家使底。李云。某每常多是去捉他。如在此坐。心忽散亂。又用去捉它。曰。公又說錯了。公心粗。都看這說話不出。所以說格物致知。而後意誠。裏面也要知得透徹。外面也要知得透

徹便自是無那箇物事。譬如果子爛熟後，皮核自脫落離去，不用人去咬得了。如公之說，這裏面一重不會透徹在，只是認得箇容著，硬過捺將去，不知得源頭工夫在。所謂誠其意者，毋自欺也。此是聖人言語之最精處。如箇尖銳底物事，如公所說，只似箇樁頭子，都粗了。公只是硬要去強捺，如水恁地滾出來，却硬要將泥去塞它，如何塞得住。又引中庸論誠處，而曰：一則誠，雜則偽。只是一箇心，便是誠。才有兩箇心，便是自欺。好善如好好色，惡惡如惡惡臭，他徹底只是這一箇心。所以謂之自慊。若才有些子間雜，便是兩箇心，便是自欺。如自家欲爲善，後面又有箇人在這裏拘你，莫去爲善，欲惡惡。又似有箇人在這裏拘你，莫要惡惡。此便是自欺。因引近有兩人焉，欲爲善云云。一段正是此意。如人說十句話，九句實，一句脫空，那九

句實底，被這一句脫空底都壞了。如十分金，徹底好方謂之真金。若有三分銀，便和那七分底也壞了。又曰：佛家看此亦甚精，被他分析得項數多。如云有十二因緣，只是一心之發，便被推尋得許多，察得來極精微。又有所謂流注想，他最怕這箇，所以爲山禪師云：某叅禪幾年了，至今不會斷得這流注想。此卽荀子所謂偷則自行之心也。備

次早又曰：昨夜思量敬子之言自是，但傷雜耳。某之言，却卽說得那箇自欺之根。自欺却是敬子容字之意。容字却說得是。蓋知其爲不善之雜，而又蓋庇以爲之。此方是自欺。謂如人有一石米，却只有九斗，欠了一斗。此欠者便是自欺之根。自家却自蓋庇了。嚇人說是一石，此便是自欺。謂如人爲善，他心下也自知有箇不滿處，他却不說是他有不滿處，却遮蓋

了。硬說我做的是。這便是自欺。却將那虛假之善來。蓋覆這
真實之惡。某之說却說高了。移了這位次了。所以人難曉。大
率人難曉處。不是道理有錯處時。便是語言有病。不是語言
有病時。便是移了這步位了。今若只恁地說時。便與那小人
閒居為不善處。都說得貼了。備

次日又曰。夜來說得也未盡。夜來歸去又思。看來如好好色如
惡惡臭一段。便是連那毋自欺也。說言人之毋自欺時。便要
如好好色。如惡惡臭。樣方得。若好善不如好好色。惡惡不如
惡惡臭。此便是自欺。毋自欺者。謂如為善。若有些子不善而
自欺時。便當斬根去之。真箇是如惡惡臭始得。如小人閒居
為不善底一段。便是自欺底。只是反說。閒居為不善。便是惡
惡不如惡惡臭。見君子而後厭然揜其不善而著其善。便是

好善不如好好色。若只如此看。此一篇文義都貼實平易。坦
然無許多屈曲。某舊說忒說濶了。高了。澁了。然又自有一樣
人如舊說者。欲節去之。又可惜。但終非本文之意耳。備

看誠意章有三節。兩必謹其獨。一必誠其意。十目所視。十手所
指。言小人閒居為不善。其不善形於外者。不可揜如此。德潤
身心。廣體胖。言君子謹獨之至。其善之形於外者。證驗如此。
銖

問十目所視。十手所指。曰。此承上文人之視。已如見其肺肝底
意。不可道是人不知。人曉然共見如此。淳。十日所視以下

魏元壽問十目所視。止心廣體胖處。曰。十目所視。十手所指。不
是怕人見。蓋人雖不知。而我已自知。自是甚可皇恐了。其與
十目十手所視所指。何以異哉。富潤屋以下。却是說意誠之

驗如此。時舉

心廣體胖。心本是濶大底物事。只是因愧怍了。便卑狹。便被他隔礙了。只見得一邊。所以體不能常舒泰。間

伊川問尹氏讀大學如何。對曰。只看得心廣體胖一句甚好。又問如何。尹氏但長吟心廣體胖一句。尹氏必不會嚇人。須是它自見得。今人讀書。都不識這樣意思。

問尹和靖云。心廣體胖。只是樂。伊川云。這裏著樂字不得。如何。曰。是不勝其樂。德明

問心廣體胖。曰。無愧怍。是無物欲之蔽。所以能廣大。指前面燈云。且如此燈。後面被一片物遮了。便不見一半了。更從此一邊用物遮了。便全不見此屋了。如何得廣大。夔孫

問誠意章結注云。此大學一篇之樞要。曰。此自知至處。便到誠意。兩頭截定箇界分。在這裏。此便是箇君子。小人分路頭處。從這裏去。便是君子。從那裏去。便是小人。這處立得脚方。是在天理上行。後面節目未是處。却旋旋理會。寓

居甫問誠意章結句云。此大學之樞要。樞要說誠意。是說致知。曰。上面關著致知格物。下面關著四五項上。須是致知。能致其知。知之既至。方可以誠得意。到得意誠。便是過得箇大關。方始照管得箇身心。若意不誠。便自欺。便是小人。過得這箇關。便是君子。又云。意誠。便全然在天理上行。意未誠以前。尚汨在人欲裏。賀孫

因說誠意章。曰。若如舊說。是使初學者無所用其力也。中庸所謂明辨。誠意章。而今方始辨得分明。夔孫

讀誠意一章。炎謂過此一關。終是省事。曰。前面事更多。自齊家

以下至治國。則其事已多。自治國至平天下。則其事愈多。只是源頭要從這裏做去。又曰。看下章。須通上章看可見。炎

傳七章釋正心修身

或問正心章說忿懣等語。恐通不得誠意章。曰。這道理是一落索。才說這一章。便通上章與下章。如說正心誠意。便須通格物致知說。

大學於格物誠意章。都是鍊成了。到得正心修身處。都易了。孫夔問先生近改正心一章。方包括得盡。舊來說作意或未誠。則有是四者之累。却只說從誠意去。曰。這事連而却斷。斷而復連。意有善惡之殊。意或不誠。則可以爲惡。心有得失之異。心有不正。則爲物所動。却未必爲惡。然未有不能格物致知而能誠意者。亦未有不能誠意而能正心者。人傑

或問正心誠意章。先生令他說。曰。意誠則心正。曰。不然。這幾句連了又斷。斷了又連。雖若不相粘綴。中間又自相貫。譬如一竿竹。雖只是一竿。然其間又自有許多節。意未誠。則全體是私意。更理會甚正心。然意雖誠了。又不可不正其心。意之誠不誠。直是有公私之辨。君子小人之分。意若不誠。則雖外面爲善。其意實不然。如何更問他心之正不正。意既誠了。而其心或有所偏倚。則不得其正。故方可做那正心底工夫。廣亞夫問致知誠意。曰。心是大底意。是小的。心要恁地做。却被意從後面牽將去。且如心愛做箇好事。又被一箇意道。不須恁地做也得。且如心要孝。又有不孝底意思牽了。所謂誠意者。譬如飢時便喫飯。飽時便休。自是實要如此。到飽後。又被人請去也。且胡亂與他喫些子。便是不誠。須是誠。則自然表裏

如一。非是爲人而做。求以自快乎已耳。如飢之必食。渴之必飲。無一毫不實之意。這箇知至意誠。是萬善之根。有大底地盤。方立得脚住。若無這箇。都靠不得。心無好樂。又有箇不無好樂底在後。心無忿懣。又有箇不無忿懣底在後。知至後自然無。恪

敬之問誠意正心。誠意是去除裏面許多私意。正心是去除得外面許多私意。誠意是檢察於隱微之際。正心是體驗於事物之間。曰。到得正心時節。已是煞好了。只是就好裏面又有許多偏。要緊最是誠意時節。正是分別善惡。最要著力。所以重複說道。必謹其獨。若打得這關過。已是煞好了。到正心。又怕於好上要偏去。如水相似。那時節。已是淘去了濁。十分清了。又怕於清裏面。有波浪動蕩處。質孫

問。意既誠而有憂患之類。何也。曰。誠意是無惡。憂患忿懣之類。却不是惡。但有之。則是有所動。節

意既誠矣。後面忿懣恐懼好樂憂患親愛賤惡。只是安頓不著在。便是苟志於仁矣。無惡也。泳

問。心體本正。發而爲意之私。然後有不正。今欲正心。且須誠意否。未能誠意。且須操存否。曰。豈容有意未誠之先。且放他喜怒憂懼不得其正。不要管它。直要意誠後。心却自正。如此。則意終不誠矣。所以伊川說。未能誠意。且用執持。大雅

誠意是真實好。善惡無夾雜。又曰。意不誠。是私意上錯了。心不正。是公道上錯了。又曰。好樂之類。是合有底。只是不可畱滯而不消化。無畱滯。則此心便虛。節

問。忿懣恐懼憂患好樂。皆不可有否。曰。四者豈得皆無。要得

其正耳。如中庸所謂喜怒哀樂發而中節者也。去僞

心有喜怒憂樂則不得其正。非謂全欲無此。此乃情之所不能無。但發而中節則是發不中節則有偏而不得其正矣。端蒙

好樂憂懼四者。人之所不能無也。但要所好所樂皆中理。合當喜不得。不喜。合當怒不得不怒。節

四者人所不能無也。但不可為所動。若順應將去。何不得其正之有。如顏子不遷怒。可怒在物。顏子未嘗為血氣所動而移

於人也。則豈怒而心有不正哉。端蒙正心。却不是將此心去。正那心。但存得此心在這裏。所謂忿懣

恐懼好樂憂患。自來不得。賀孫問忿懣恐懼好樂憂患。皆以有所為言。則是此心之正不存。而

是四者得以為主於內。曰。四者人不能無。只是不要它留而不去。如所謂有所。則是被他為主於內。心反為它動也。道夫

大學七章。看有所二字。有所憂患。憂患是合當有。若因此一事而常留在胸中。便是有。有所忿懣。因人之有罪而撻之。才撻

了。其心便平。是不有。若此心常又不平。便是有。恐懼好樂亦然。泳

心有所忿懣。則不得其正。忿懣已自粗了。有事當怒。如何不怒。只是事過。便當豁然。便得其正。若只管忿怒。滯留在這裏。如

何得心正。心有所好樂。則不得其正。如一箇好物色到面前。真箇是好。也須道是好。或留在這裏。若將去了。或是不當得

他底。或偶然不得他底。便休。不可只管念念著他。賀孫問伊川云。忿懣恐懼好樂憂患。人所不能無者。但不以動其心。

既謂之忿懣憂患。如何不牽動他心。曰。事有當怒當憂者。但

過了則休。不可常留。在心。顏子未嘗不怒。但不遷耳。因舉樓中。果怒在此。不可遷之於彼。德明

心不可有一物。喜怒哀樂。固欲得其正。然過後須平了。且如人有喜心。若以此應物。便是不得其正。人傑

看心有所喜怒說。曰。喜怒哀樂。固欲中節。然事過後。便須平了。謂如事之可喜者。固須與之喜。然別遇一事。又將此意待之。便不得其正。蓋心無物。然後能應物。如一量稱稱物。固自得其平。若先自添著些物在上。而以之稱物。則輕重悉差矣。心不可有一物。亦猶是也。備

四者心之所有。但不可使之有所私爾。才有所私。便不能化。梗在胸中。且如忿懣恐懼。有當然者。若定要他無。直是用死方得。但不可先有此心耳。今人多是才忿懣。雖有可喜之事。亦所不喜。才喜。雖有當怒之事。亦不復怒。便是蹉過事理了。便視而不見。聽而不聞。食而不知其味了。蓋這物事才私便不去。只管在胸中推盪。終不消釋。設使此心如太虛然。則應接萬務。各止其所。而我無所與。則便視而見。聽而聞。食而真知其味矣。看此一段。只是要人不可先有此心耳。譬如衡之爲器。本所以平物也。今若先有一物在上。則又如何稱。頃之復曰。要之這源頭。却在那致知上。知至而意誠。則如好好色。如惡惡臭。好者端的是好。惡者端的是惡。某常云。此處是學者一箇關。過得此關。方始是實。又曰。某常謂此一節甚異。若知不至。則方說惡不可作。又有一箇心以爲爲之。亦無害。以爲善不可不爲。又有一箇心以爲不爲。亦無緊要。譬如草木。從下面生出一箇芽子。這便是不能純一。這便是知不至之所

為或問公私之別。曰。今小譬之。譬如一事。若係公眾。便心下不大段管。若係私已。便只管橫在胸中。念念不忘。只此便是公私之辨。道夫

忿懣好樂恐懼憂患。這四者皆人之所有。不能無。然有不得其正者。只是應物之時。不可夾帶私心。如有一項事可喜。自家正喜。驀見一可怒底事來。是當怒底事。却以這喜心處之。和那怒底事也喜了。便是不得其正。可怒事亦然。惟誠其意。真箇如鑑之空。如衡之平。妍媸高下。隨物定形。而我無與焉。這便是正心。因說前在漳州。見屬官議一事。數日不決。却是有所挾。後忽然看破了。道這箇事。不可如此一向。判一二百字。盡皆得這意思。此是因事上見這心親切。賀孫錄別出

先之問心有所好樂。則不得其正。曰。心在這一事。不可又夾帶那一事。若自家喜這一項事了。更有一事來。便須放了前一項。只平心就後一項理會。不可又夾帶前喜之之心。在這裏。有件喜事。不可因怒心來。忘了所當喜處。有件怒事。不可因喜事來。便忘了怒。且如人合當行大門出。却又有些回避底心。夾帶在裏面。却要行便門出。雖然行向大門出。念念只有箇行便門底心。在這裏。少刻或自拗向便門去。學者到這裏。須是便打殺。那要向便門底心。心如何不會端正。這般所在。多是因事見得分明。前在漳州。有一公事。合恁地直截斷。緣中間情有牽制。被他撓數日。忽然思量透。便斷了。集同官看。覺當時此心甚正。要知此正是正心處。賀孫

敬之問正心章云。人之心要當不容一物。曰。這說便是難。才說不容一物。却又似一向全無相似。只是這許多好樂恐懼忿

九言類卷一
三十一
慳憂患。只要從無處發出。不可先有在心下。看來非獨是這
幾項如此。凡是先安排要恁地。便不得。如人立心要恁地。嚴
毅把捉。少間只管見這意思。到不消恁地處也。恁地。便拘逼
了。有人立心要恁地。慈祥寬厚。少間只管見這意思。到不消
恁地處也。恁地。便流入於姑息苟且。如有心於好名。遇著近
名底事。便愈好之。如有心於爲利。遇著近利底事。便貪欲。賀
入心如一箇鏡。先未有一箇影象。有事物來。方始照見妍醜。若
先有一箇影象在裏。如何照得。人心本是湛然虛明。事物之
來。隨感而應。自然見得高下輕重。事過便當依前恁地。虛方
得。若事未來。先有一箇念慳好樂恐懼憂患之心在這裏。及
念慳好樂恐懼憂患之事到來。又以這心相與滾合。便失其
正事了。又只苦畱在這裏。如何得正。賀孫

葉兄又問念慳章曰。這心之正。却如秤一般。未有物時。秤無不
平。才把一物在上面。便不平了。如鏡中先有一人在裏面了。
別一箇來。便照不得。這心未有物之時。先有箇主張。說道我
要如何處事。才遇著事。便以是心處之。便是不正。且如今人
說我做官。要抑強扶弱。及遇著當強底事。也去抑他。這便也
是不正。卓

喜怒哀懼。都是人合有底。只是喜所當喜。怒所當怒。便得其正。
若欲無這喜怒哀懼。而後可以爲道。則無是理。小人便只是
隨這喜怒哀懼去。所以不好了。義剛

問念慳章曰。只是上下有不恰好處。便是偏。可學
問念慳曰。是怒之甚者。又問念慳比恐懼憂患好樂三者。覺得
念慳又類過於怒者。曰。其實也一般。古人旣如此說。也不須

如此去尋討。履孫

問喜怒哀懼。人心所不能無。如忿懣乃戾氣。豈可有也。曰。忿又重於怒心。然此處須看文勢大意。但此心先有忿懣時。這下面便不得其正。如鏡有人形在裏面。第二人來。便照不得。如秤子釘盤星上加一錢。則稱一錢物。便成兩錢重了。心若先有怒時。更有當怒底事來。便成兩分怒了。有當喜底事來。又減却半分喜了。先有好樂也。如此。先有憂患也。如此。若把忿懣做可疑。則下面憂患好樂等皆可疑。問。八章謂五者有當然之則。如敖惰之心。則豈可有也。曰。此處亦當看文勢大意。敖惰只是一般人所為。得人厭棄。不起人敬畏之心。若把敖惰做不當有。則親愛敬畏等也不當有。淳○寓錄略

劉圻父說正心章。謂不能存之。則四者之來。反動其心。曰。是當

初說時添了此一節。若據經文。但是說四者之來。便攙翻了這坐子耳。又曰。只爭箇動不動。又曰。若當初有此一節時。傳文須便說在那裏了。他今只恁地說。便是無此意。却是某於解處說絮著這些子。義剛

今不是就靜中動將去。却是就第二重動上動將去。如忿懣好樂之類。德明

敬之問心有所好樂。則不得其正。章云。心不可有一毫偏倚。才有一毫偏倚。便是私意。便浸淫不已。私意反大似身已。所以視而不見。聽而不聞。食而不知其味。曰。這下是說心不正。不可以修身。與下章身不修。不可以齊家意同。故云。莫知其子之惡。莫知其苗之碩。視聽是就身上說。心不可有一物。外面驕辭萬變。都只是隨其分限應去。都不關自家心事。才係於

物。心便爲其所動。其所以係於物者有三。或是事未來。而自家先有這箇期待底心。或事已應去了。又却長畱在胸中。不能忘。或正應事之時。意有偏重。便只見那邊重。這都是爲物所係縛。既爲物所係縛。便是有這箇物事。到別事來到面前。應之便差了。這如何會得其正。聖人之心。瑩然虛明。無纖毫形迹。一看事物之來。若小若大。四方八面。莫不隨物隨應。此心元不會有這箇物事。且如敬以事君之時。此心極其敬。當時更有親在面前。也須敬其親。終不成說敬君。但只敬君。親便不須管得。事事都如此。聖人心體廣大虛明。物物無遺。賀孫正叔見先生言明心定心等說。因言心不在焉。則視而不見聽而不聞。食而不知其味。曰。這箇三歲孩兒也。道得。八十翁翁行不得。伯羽

黃丈云。舊嘗問視而不見聽而不聞。只是說知覺之心。却不及義理之心。先生曰。才知覺。義理便在此。才昏。便不見了。方子學

蒙錄
別出

直卿云。舊嘗問視而不見聽而不聞處。此是收拾知覺底心。收

拾義理底心。先生曰。知覺在。義理便在。只是有淺淺。學蒙

夜來說心有喜怒不得其正。如某夜間看文字。要思量改甚處。到上床時擦脚。心都忘了數。天明擦時便記得。蓋是早間未有一事上心。所以記得。孟子說平旦之氣。其好惡與人相近者幾希。幾希不遠也。言人都具得此。但平日不會養得。猶於夜間歇得許多時。不接於事。天明方惺。便恁地虛明光靜。然亦只是些子發出來。少間又被物欲枯亡了。孟子說得話極齊整當對。如這處。他一向說後去。被後人來就幾希字下注

開了。便覺意不連。賀孫

問誠意正心二段。只是存養否。曰然。寓

說心不得其正章。曰。心全德也。欠了些箇德便不全。故不得其正。又曰。心包體用而言。又問意與情如何。曰。欲為這事是意。能為這事是情。子蒙

傳八章釋修身齊家

忿懣恐懼好樂憂患。皆不能無。而親愛畏敬哀矜敖惰賤惡。亦有所不可無者。但此心不為四者所動。乃得其正。而五者皆無所偏。斯足以為身之修也。人傑

或問正心章說忿懣恐懼好樂憂患。修身章說親愛賤惡畏敬哀矜敖惰。如何。曰。是心卓然立乎此數者之外。則平正而不偏僻。自外來者。必不能以動其中。自內出者。必不至於溺於

彼。或問畏敬如何。曰。如家人有嚴君焉。吾之所當畏敬者也。

然當不義則爭之。若過於畏敬而從其令。則陷於偏矣。若夫

賤惡者固當賤惡。然或有長處。亦當知之。下文所謂好而知

其惡。惡而知其美者。天下鮮矣。此是指點人偏處最切當。人傑

心須卓立在八九者之外。謂忿懣而勿陷於八九者之中。方得

其正。聖人之心。周流應變而不窮。只為在內。而外物入不得。

及其出而應接。又不陷於彼。夔孫

問七章八章頗似一意如何。曰。忿懣之類。心上理會。親愛之類。

事上理會。心上理會者。是見於念慮之偏。事上理會者。是見

於事為之失。去偽

正卿問大學傳正心修身。莫有淺淺否。曰。正心是就心上說。修

身是就應事接物上說。那事不從心上做出來。如修身如絜

矩都是心做得出。但正心是萌芽上理會。若修身及絜矩等事。却是各就地頭上理會。格

問正心章既說忿懣四者。修身章又說之其所親愛之類。如何。

曰。忿懣等。是心與物接時事。親愛等。是身與物接時事。廣

正心修身。今看此段。大槩差錯處。皆未在人欲上。這箇皆是人

合有底事。皆恁地差錯了。况加之以放辟邪侈。分明是官街

上錯了路。賀孫

子升問修身齊家章。所謂親愛畏敬以下。說凡接人皆如此。不

特是一家之人否。曰。固是。問如何修身。却專指待人而言。曰。

修身以後。大槩說向接物待人去。又與只說心處不同。要之

根本之理則一。但一節說濶一節去。木之

第八章。人謂衆人之猶於也。之其亦如於其人。即其所向處。泳

之其所親愛之之。猶往也。錄

問大學譬音改僻。如何。曰。只緣人心有此偏僻。問似此恐於修

身在正其心處相類否。曰。略相似。寓

問古注辟作譬。似窒礙不通。曰。公亦疑及此。某正以他說之其

所敖惰而譬焉。敖惰非美事。如何譬得。故今只作僻字說。便

通。况此篇自有僻字。如辟則為天下僂矣之類是也。大雅

親愛賤惡。畏敬哀矜。敖惰。各自有當然之則。只不可偏。如人飢

而食。只合當食。食纔過些子。便是偏。渴而飲。飲才過些子。便

是偏。如愛其人之善。若愛之過。則不知其惡。便是因其所重

而陷於所偏。惡惡亦然。下面說人莫知其子之惡。莫知其苗

之碩。上面許多偏病不除。必至於此。泳

人之其所親愛而僻焉。如父子是當主於愛。然父有不義。子不

可以不爭。如爲人父。雖是止於慈。若一向僻將去。則子有不肖。亦不知責而教焉。不可。人之其所賤惡而僻焉。人固自有。一種可厭者。然猶未至於可賤惡處。或尚可教。若一向僻將去。便賤惡他。也不得。人之其所畏敬而僻焉。如事君固是畏敬。然說大人則藐之。又不甚畏敬。孟子此語雖稍粗。然古人正救其惡。與陳善閉邪。責難於君也。只管畏敬不得。賀孫問齊家段辟作僻。曰。人情自有偏處。所親愛莫如父母。至於父母有當幾諫處。豈可以親愛而忘正救。所敬畏莫如君父。至於當直言正諫。豈可專持敬畏而不敢言。所敖惰處。如見那人。非其心之所喜。自懶與之言。卽是忽之之意。問敖惰惡德也。豈君子宜有。曰。讀書不可泥。且當看其大意。縱此語未穩。亦一兩字失耳。讀書專留意小處。失其本領所在。最不可。禹

問章句曰。人於五者本有當然之則。然敖之與惰。則氣習之所爲。實爲惡德。至若哀矜之形。正良心苗裔。偏於哀矜。不失爲仁德之厚。又何以爲身不修而不可以齊其家者乎。曰。敖惰。謂如孔子之不見孺悲。孟子不與王驩言。哀矜。謂如有一般大姦大惡。方欲治之。被它哀鳴懇告。却使恕之。道夫云。這只是言流爲姑息之意。曰。這便是哀矜之不得其正處。道夫或問之。其所敖惰而僻焉。曰。親者則親愛之。賢者則畏敬之。不率者則賤惡之。無告者則哀矜之。有一般人。非賢非親。未見其爲不率。又不至於無告。則是泛然沒緊要底人。見之豈不敖惰。雖聖賢亦有此心。然亦豈可一向敖惰他。一向敖惰。便是僻了。畏敬親愛賤惡哀矜。莫不皆然。故下文曰。愛而知其惡。惡而知其美。如所敖惰之人。又安知其無善之可愛敬所

謂敖惰者。只是濶略過去。高

問敖惰。曰。大抵是一種沒要緊底。半上落下底人。且如路中撞見如此等人。是不足親愛畏敬者。不成強與之相揖而致其親愛畏敬。敖惰是人之所不能無者。又問敖惰二字。恐非好事。曰。此如明鑑之懸。妍者自妍。醜者自醜。隨所來而應之。不成醜者。至前。須要換作妍者。又敖惰是輕。賤惡是重。既得賤惡。如何却不得敖惰。然聖人猶戒其僻。則又須點檢。不可有過當處。履孫

蔡問敖惰之說。曰。有一般人。上未至於可親愛。下未至於可賤惡。只是所爲也無甚好處。令人懶去接他。是謂敖惰。此敖惰不是惡德。淳。文蔚錄云。非如常人傲忽。情慢只是使人見得他懶些。

或問敖惰是凶德。而曰有當然之則。何也。曰。古人用字不如此。敖惰未至可賤可惡。但見那一等沒緊要底人。自是恁地。然一向去敖惰他。也不可如此。

問君子亦有敖惰於人者乎。曰。人自有苟賤可厭棄者。德明問敖惰。曰。敖便是惰。敖了便惰。敖了都不管它。便是惰。義剛

因學者問大學敖惰處。而曰某嘗說。如有人問易。不當爲卜筮書詩。不當去小序。不當叶韻。及大學敖惰處。皆在所不答。剛

或問之。其所親愛哀矜畏敬而辟焉。莫是君子用心過於厚否。

曰。此可將來觀過知仁處說。不可將來此說。蓋不必論近厚近薄。大抵一切事。只是才過便不得。觀過知仁。乃是因此是其用心之厚。故可知其仁。然過則終亦未是也。大凡讀書。須要先識認本文。是說箇甚麼。須全做不會識他相似。虛心認他字字分明。復看數過。自然會熟。見得分明。譬如與人乍相

見其初只識其面目。再見則可以知其姓氏鄉貫。又再見則可以知其性行如何。只恁地識認。久後便一見理會得。今學者讀書。亦且未要便懸空去思他。中庸云。博學之。審問之。方言謹思之。若未學未問。便去思他。是空勞心耳。又云。切須記得識認兩字。時舉

問大學釋修身齊家章。不言修身。何也。曰。好而不知其惡。惡而不知其美。是以好爲惡。以曲爲直。可謂之修身乎。節

大學最是兩章相接處好看。如所謂修身在正其心者。且如心不得其正。則視而不見。聽而不聞。食而不知其味。若視而見。聽而聞。食而知味。則心得其正矣。然於親愛。敖惰五者有所僻焉。則身亦不可得而修矣。嘗謂修身更多少事。不說却說此五者何謂。子細看來。身之所以不修者。無不是被這四五

箇壞。又云。意有不誠時。則私意爲主。是主人自爲賊了。到引惹得外底人來。四方八面無關防處。所以要得先誠其意。子蒙

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誠其意。欲誠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五者其實則相串。而以做工夫言之。則各自爲一事故。物格而後知至。知至而後意誠。意誠而後心正。心正而後身修。著而字。則是先爲此而後能爲彼也。蓋逐一節自有一節功夫。非是籠侗言知至了。意便自誠。意誠了。心便自正。身便自修。中間更不著功夫。然但只是上面一截功夫到了。則下面功夫亦不費力耳。先生曰。亦有天資高底人。只頭正了。便都正去。若夾雜多底。也不能如此。端蒙

問正心修身章後注云。此亦當通上章推之。蓋意或不誠。則無能實用其力以正其心者云云。曰。大學所以有許多節次。正

欲學者逐節用工。非如一無節之竹。使人才能格物。則便到平天下也。夫人蓋有意誠而心未正者。蓋於忿懣恐懼等事。誠不可不隨事而排遣也。蓋有心正而身未修者。故於好惡之間。誠不可不隨人而節制也。至於齊家以下。皆是教人節節省察用功。故經序但言心正者。必自誠意而來。修身者必自正心而來。非謂意既誠而心無事乎正。心既正而身無事乎修也。且以大學之首章。便教人明明德。又為格物以下事。日皆為明明德之事也。而平天下。方且言先謹乎德等事。亦可見矣。壯祖

大學如正心章。已說盡了。至修身章。又從頭說起。至齊家治國章。又依前說教他。何也。蓋要節節去照管。不感却說自家在這裏。心正身修了。便都只聽其自治。夔孫

說大學誠意章。曰。如今人雖欲為善。又被一箇不欲為善之意來妨了。雖欲去惡。又被一箇尚欲為惡之意來妨了。蓋其知之不切。故為善不是他心肯意肯去惡。亦不是他心肯意肯。這箇便是自欺。便是不誠。意才不誠。則心下便有許多忿懣恐懼憂患好樂。而心便不正。心既不正。則凡有愛惡等事。莫不倚於一偏。如此。如何要家齊國治天下平。惟是知得切。則好善必如好好色。惡惡必如惡惡臭。是非為人而然。蓋胸中實欲如此。而後心滿意愜。賀孫

傳九章釋家齊國治

或問齊家一段。是推將去時較切近否。曰。此是言一家事。然而自此推將去。天下國家皆只如此。又問所畏敬在家中則如何。曰。一家之中尊者可畏敬。但是有不當處。亦合有幾諫時。

不可道畏敬之便不可說著。若如此惟知畏敬却是辟也。祖道
或問不出家而成教於國曰。孝以事親而使一家之人皆孝。弟
以事長而使一家之人皆弟。慈以使衆而使一家之人皆慈。
是乃成教於國者也。人傑

李德之問不出家而成教於國不待推也。曰不必言不待推。玩
其文義亦未嘗有此意。只是身修於家雖未嘗出而教自成
於國爾。蓋卿

孝者所以事君。弟者所以事長。慈者所以使衆。此道理皆是我
家裏做成了。天下人看著自能如此。不是我推之於國。泳

劉潛夫問家齊章並言孝弟慈三者而下言康誥以釋使衆一
句不及孝弟何也。曰孝弟二者雖人所固有然守而不失者
亦鮮。唯有保赤子一事罕有失之者。故聖賢於此特發明夫

人之所易曉者以示訓。正與孟子言見赤子入井之意同。祖壯
心誠求之者求赤子之所欲也。於民亦當求其有不能自達此
是推其慈幼之心以使衆也。飾

問治國在齊其家。曰且只說動化爲功未說到推上。後章方全
是說推。如保赤子一節只是說慈者所以使衆一句。保赤子

慈於家也。如保赤子慈於國也。保赤子是慈。如保赤子是使
衆。直卿云這箇慈是人人自然有底。慈於家便能慈於國。故
言一家仁一國興仁一家讓一國興讓。寓

一家仁以上是推其家以治國。一家仁以下是人自化之也。節
問九章本言治國何以曰堯舜率天下以仁而民從之。都是說
治天下之事也。至言君子有諸已而後求諸人無諸已而後
非諸人。又似說修身如何。曰聖人之言簡暢周盡。修身是齊

家之本。齊家又治國之本。如言一家仁一國興仁。一家讓一國興讓之類。自是相關。豈可截然不相入也。謨○去

問有諸已而後求諸人。曰。只從頭讀來。便見得分曉。這箇只是躬自厚而薄責於人。攻其惡無攻人之惡。卓

問有諸已而後求諸人。雖曰推已以及人。是亦示人以反已之道。曰。這是言已之為法於人處。道夫

吳仁甫問有諸已而後求諸人。無諸已而後非諸人。曰。此是退一步說。猶言溫故知新而可以為人師。以明未能如此。則不

可如此。非謂溫故知新。便要求為人師也。池本不可下云為

已而後求諸人以明無諸已不可求諸人也無諸已而後非諸人以明有諸已即不可非諸人也然此意正為治國者言。大凡治國。禁人為惡。而欲人為善。便求諸人。非諸人。然須是在已有善無惡。方可求人非人也。或問范忠宣

以恕已之心恕人。此語固有病。但上文先言以責人之心責已。則連下句亦未害。曰。上句自好。下句自不好。蓋才說恕已

便已不是。若橫渠云。以愛已之心愛人。則盡仁。以責人之心責已。則盡道。語便不同。蓋恕已與愛已字不同。大凡知道者

出言自別。近觀聖賢言語。與後世人言語自不同。此學者所以貴於知道也。錄

有諸已而後求諸人。無諸已而後非諸人。是責人之恕。絜矩與已所不欲勿施於人。是愛人之恕。又曰。推已及物之謂恕。聖

人則不待推。而發用於外者皆恕也。已所不欲勿施於人。則就愛人上說。聖人之恕。則不專在愛人上見。如絜矩之類是

也。高問所藏乎身不恕處。恕字。還只就接物上說。如何。曰。是就接物

上見得。忠只是實心。直是真實不偽。到應接事物。也只是推這箇心去。直是忠方能恕。若不忠便無本領了。更把甚麼去及物。程子說維天之命於穆不已。忠也。便是實理流行。乾道變化各正性命。恕也。便是實理及物。守約問恁地說。又與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之忠恕相似。曰。只是一箇忠恕。豈有二分。聖人與常人忠恕也不甚相遠。又曰。盡已不是說盡吾身之實理。自盡便是實理。有厚誼 恐若有些子未盡處。便是不實。如欲爲孝。雖有七分孝。只中間有三分未盡。固是不實。雖有九分孝。弟一作只略略有一分未盡。亦是不實。賀孫李德之問齊家治國平天下三章。看來似皆是恕之功用。曰。如治國平天下兩章。是此意。治國章。乃責人之恕。平天下章。乃愛人之恕。齊家一章。但說人之偏處。蓋卿

仁甫問治國在齊其家。曰。這箇道理。却急迫不得。待到他日數足處。自然通透。這箇物事。只是看得熟。自然有條理。上面說不出家而成教於國。此下便說其所以教者如此。這三者便是教之目。後面却是說須是躬行。方會化得人。此一段。只此兩截如此。賀孫

因講禮讓爲國。曰。一家仁一國興仁。一家讓一國興讓。自家禮讓有以感之。故民亦如此興起。自家好爭利。却責民間禮讓如何得他應。東坡策制敦教化中一段說得也好。雖說得粗。道理却是如此。敦教化云欲民之知信莫若務實其言欲民之知義莫若務去其貪云云看道理不要玄妙。只就粗處說得出。便是。如今官司不會制民之產。民自去買田。又取他牙稅錢。古者羣飲者殺。今置官誘民飲酒。惟恐其不來。如何得民興於善。淳

問齊家治國之道。斷然是父子兄弟足法而後人法之。然堯舜不能化其子。而周公則上見疑於君。下不能和其兄弟。是如何。曰。聖人是論其常。堯舜是處其變。看他烝烝又不格。姦至於瞽瞍底豫。便是他有以處那變處。且如他當時被那兒子恁地。他處得好。不將天下與兒子。却傳與賢。便是他處得那兒子好。若堯當時把天下與丹朱。舜把天下與商均。則天下如何解安。他那兒子如何解寧貼。如周公被管蔡恁地。他若不去致辟于商。則周如何不擾亂。他後來盡死。做這一著時。也是不得已著恁地。但是而今且去理會常倫。而今如何便解有箇父如瞽瞍。有箇兄弟如管蔡。未論到那變處。賀孫

傳十章釋治國平天下

或問大學既格物致知了。又却逐件各有許多工夫在。曰。物格知至後。其理雖明。到得後來齊家治國平天下。逐件事。又自有許多節次。須逐件又徐徐做將去。如人行路。行到一處了。又行一處。先來固是知其所往了。到各處。又自各有許多行步。若到一處而止不進。則不可。未到一處。而欲踰越。頓進一處。亦不可。舜

味道問平天下在治其國。曰。此節見得上行而下效。又見得上下雖殊。而心則一。道夫

問平天下在治其國章。曰。此三節見上行下效。理之必然。又以見人心之所同。是以君子有絜矩之道。所以以己之心度人之心。使皆得以自盡其興起之善心。若不絜矩。則雖躬行於土。使彼有是興起之善心。而不可得遂。亦徒然也。又曰。因何恁地上行下效。蓋人心之同然。所以絜矩之道。我要恁地也。

使彼有是心者亦得恣地。全章大意只反覆說絜矩如專利於上急征橫斂民不得以自養我這裏雖能興起其善心濟甚事若此類皆是不能絜矩。賀孫

才卿問上老老而民興孝恐便是連那老衆人之老說曰不然此老老長長恤孤方是就自家身上切近處說所謂家齊也民興孝與弟不倍此方是就民之感發興起處說治國而國治之事也緣爲上行下效捷於影響可以見人心之所同者如此是以君子必有絜矩之道也此一句方是引起絜矩事下面方解說絜矩而結之云此之謂絜矩之道蓋人心感發之同如此所以君子須用推絜矩之心以平天下此幾多分曉若如才卿說則此便是絜矩何用下面更絮說許多才卿不合誤曉老老長長爲絜矩所以差也所謂文王之民無凍餒之老者此皆是絜矩已後事如何將做老老說得。

老老與孝長長與弟恤孤不倍這三句是說上行下效底道理是以君子有絜矩之道這却是說到政事上是以二字是結上文猶言君子爲是之故所以有絜矩之道既恣地了却須處置教他得所使之各有以遂其興起之心始得

所謂絜矩者矩者心也我心之所欲即他人之所欲也我欲孝弟而慈必欲他人皆如我之孝弟而慈不使一夫之不獲者無一夫不得此理也只我能如此而他人不能如此則是不平矣。人傑

問絜矩之道語脈貫穿如何久思未通上面說人心之所同者既如此是以君子見人之心與己之心同故必以己度人之心使皆得其平下面方說所以絜矩如此。賀孫

問上老老而民興孝。下面接是以君子有絜矩之道也。似不相續如何。曰。這箇便是相續。絜矩是四面均平底道理。教他各得老其老。各得長其長。各得幼其幼。不成自家老其老。教他不得老其老。長其長。教他不得長其長。幼其幼。教他不得幼其幼。便不得。寓

仁甫問絜矩。曰。上之人老老長長恤孤。則下之人興孝興弟不倍。此是說上行下效到絜矩處。是就政事上言。若但興起其善心。而不有以使之得遂其心。則雖能興起。終亦徒然。如政煩賦重。不得以養其父母。又安得以遂其善心。須是推己之心。以及於彼。使之仰足以事父母。俯足以育妻子。方得。如詩裏說。大夫行役無期度。不得以養其父母。到得使下。也須教他內外無怨。始得。如東山出車。杜諸詩。說行役多是序其

室家之情。亦欲使凡在上者有所感動。又曰。這處正如齊宣王愛牛處一般。見牛之觶觶。則不忍之心已形於此。若其以釁鍾爲不可廢而復殺之。則自家不忍之心。又只是空。所以以羊易之。則已形之良心。不至於窒塞。而未見之羊。殺之亦無害。是乃仁術也。術是做得巧處。謂之術。又曰。已欲立而立人。已欲達而達人。是兩摺說。只以已對人而言。若絜矩。上之人所以待已。已又所以待人。是三摺說。如中庸所求乎子以事父未能也。所求乎臣以事君未能也。一類意。又曰。晁錯言人情莫不欲壽。三王能生之而不傷云云。漢詔云云。孝心闕焉。皆此意。賀孫

尚絜矩一條。此是上下四方度量。而知民之好惡否。曰。知在前面。這處是推老老而民興孝。長長而民興弟。恤孤而民不倍。

這處便已知民之好惡與己之好惡相似。是以君子有絜矩之道。便推將緊要在毋以字上。又曰。興謂興起其善心。遂謂成遂其事。又曰。為國絜矩之大者。又在於財用。所以後面只管說財。如今茶鹽之禁。乃是人生日用之常。却反禁之。這箇都是不能絜矩。只孫

上老老而民興孝。是化絜矩處。是處置功用處。振問絜矩之道。曰。能使人興起者。聖人之心也。能遂其人之興起者。聖人之政事也。廣

平天下謂均平也。所惡於上毋以使下。所惡於下毋以事上。此與中庸所謂所求乎臣以事君未能者同意。但中庸是言其所好者。此言其所惡者也。問前後左右何指。曰。譬如交代官相似。前官之待我者既不善。吾毋以前官所以待我者待後

官也。左右如東鄰西鄰。以鄰國為壑。是所惡於左而以交於右也。俗語所謂將心比心。如此則各得其平矣。問章句中所謂絜矩之道。是使之各得盡其心而無不平也。如何。曰。此是推本上老老而民興孝。上長長而民興弟。上恤孤而民不倍。須是畱他地位。使人各得自盡其孝弟不倍之心。如八十者其家不從政。廢疾非人不養者。一子不從政。是使其各得自盡也。又如生聚蕃息。無令父子兄弟離散之類。德明

所惡於上。所惡於下。所惡於前。所惡於後。所惡於右。所惡於左。此數句。皆是就人身切近處說。如上文老老長長恤孤之意至於毋以使下。毋以事上。毋以先後。毋以從前。毋以交於左。毋以交於右。方是推以及物之事。備

問絜矩。曰。只把上下前後左右等句看便見絜度也。不是真把

那矩去量度。只是自家心裏暗度。那箇長。那箇短。所謂度長。絜大。上下前後左右。都只一樣心。無彼己之異。只是將那頭折轉來。比這頭在我之上者。使我如此而我惡之。則知在我下者。心亦似我。如此故更不將所責上底人之心來待下人。如此則自家在中央。上面也占許多地步。下面也占許多地步。便均平正方。若將所責上底人之心來待下。便上面長下面短。不方了。下之事我如此而我惡之。則知在我之上者。心亦似我。如此若將所責下底人之心更去事上。便又下面長上面短了。左右前後皆然。待前底心。便折轉來待後。待左底心。便折轉來待右。如此便方。每事皆如此。則無所不平矣。寓所謂絜矩者。如以諸侯言之。上有天子。下有大夫。天子擾我。使我不行其孝弟。我亦當察此。不可有以擾其大夫。使大夫

不得行其孝弟。且如自家有一丈地。左家有一丈地。右家有一丈地。左家侵著我五尺地。是不矩。我必去訟他。取我五尺。我若侵著右家五尺地。亦是不矩。合當還右家。只是我也方。上也方。下也方。左也方。右也方。前也方。後也方。不相侵越。如伐冰之家。不畜牛羊。亞夫云。務使上下四方一齊方。不侵過他人地步。曰。然。節

或問絜矩。曰。譬之如左邊有一人侵我地界。是他不是了。我又不可去學他。侵了右邊人底界。前人行擁住我。我行不得。我又不可學他。擁了後人。後人趕逐我不了。又不可學他去趕前人。上下亦然。椿云。此一人却是中立也。曰。是。椿

絜矩。如自家好安樂。便思他人亦欲安樂。當使無老稚轉乎溝壑。壯者散而之四方之患。制其田里。教之樹畜。皆自此以推

之。闕祖

問論上下四旁長短廣狹彼此如一而無不方。在矩則可以如此。在人則有天子諸侯大夫士庶人之分。何以使之均平。曰。非是言上下之分欲使之均平。蓋事親事長當使之均平。上下皆得行。上之人得事其親。下之人也得以事其親。上之人得長其長。下之人也得以事其長。節

問絜矩六節。如所惡於上無以使下。及左右前後常指三處。上是一人。下是一人。我居其中。故解云。如不欲上之無禮於我。則我亦不以無禮使其下。其下五節意皆類此。先生曰。見曾子之傳發明恕字。上下四旁無不該也。過

恕亦是絜矩之意。振

陶安國問絜矩之道。是廣其仁之用否。曰。此乃求仁工夫。此處

正要著力。若仁者則是舉而措之。不待絜矩而自無不平者矣。銖曰。仁者則已欲立而立人。已欲達而達人。不待推矣。若絜矩。正恕者之事也。先生頷之。銖

德元問我不欲人加諸我。吾亦欲無加諸人。與絜矩同否。曰。然。但子貢所問。是對彼我說。只是兩人。絜矩則是一人爾。後世不復知絜矩之義。惟務竭民財以自豐利。自一孔以上官皆取之。故上愈富而下愈貧。夫以四海而奉一人。不為不厚矣。使在上者常有厚民之心。而推與共之。猶慮有不獲者。况皆不恤而惟自豐殖。則民安得不困極乎。易損上益下曰益。損下益上曰損。所以然者。蓋邦本厚則邦寧而君安。乃所以益也。否則反是。備

李文問盡得絜矩。是仁之道。恕之道。曰。未可說到那裏。且理會

絜矩是如何。問此是我不欲人之加諸我。吾亦欲無加諸人。意否。曰。此是兩人須把三人看便見。人莫不有在我之上者。莫不有在我之下者。如親在我之上。子孫在我之下。我欲子孫存於我。而我却不能存於親。我欲親慈於我。而我却不能慈於子孫。便是一畔長。一畔短。不是絜矩。寓

絜矩非是外面別有箇道理。只是前面正心修身。推而措之。又不是他機巧變詐權謀之節。賀孫

絜矩之說不在前數章。却在治國節。下之後到這裏也是節次成了。方用得。道夫

君子先慎乎德。一條德便是明德之德。自家若意誠心正。身修家齊了。則天下之人安得不歸於我。如湯武之東征西怨。則自然有人有土。賀孫

或問爭鬪其民而施以劫奪之教。曰。民本不是要如此。惟上之人以德為外而急於貨財。暴征橫斂。民便效尤。相攘相奪。則是上教得他如此。賀孫

或問爭民施奪。曰。是爭取於民而施之以劫奪之教也。媚疾以惡之。是徇其好惡之私。節

斷斷者。是絜矩。媚疾者。是不能。唯仁人放流之。是大能。絜矩底人。見賢而不能舉。舉而不能先。是稍能。絜矩。好人之所惡者。是大不能。絜矩。節

舉而不能先。先是早底意思。不能速用之意。泳君子有大道。必忠信以得之。驕泰以失之。平天下一章。其事如此。廣濶然緊要處。只在這些子。其粗說。不過如此。若細說。則如操則存。克已復禮等語。皆是也。間

趙唐卿問十章三言得失。而章句云。至此而天理存亡之機決矣。何也。曰。他初且言得衆失衆。再言善不善。意已切矣。終之以忠信驕泰。分明是就心上說出得失之由。以決之。忠信乃天理之所以存。驕泰乃天理之所以亡。寓問仁者以財發身。曰。不是特地散財以取名。買教人來奉已。只是不私其有。則人自歸之。而身自尊。只是言其散財之效如此。賀孫

仁者以財發身。但是財散民聚而身自尊。不在於財。不仁者。只管多聚財。不管身之危亡也。卓

黃卿問。未有好仁而下不好義。如何。上仁而下便義。曰。這只是一箇。在上便喚做仁。在下便喚做義。在父便謂之慈。在子便謂之孝。直卿云。也。如李慈則忠。曰。然。道夫

雖有善者善。如而今說會底。閩祖

國不以利爲利。如秦發閭左之戍也。是利。墮名城。殺豪傑。銷鋒鏑。北築長城。皆是自要他利。利不必專指財利。所以孟子從頭截斷。只說仁義。說到未有仁而遺其親。未有義而後其君。這裏利却在裏面。所以說義之所安。卽利之所在。蓋惟義之安。則自無不利矣。泳

問末章說財處太多。曰。後世只此一事。不能與民同。可學

第九章十章齊家治國。既已言化。平天下。只言措置之理。絜度也。矩。所以爲方也。方者。如用曲尺爲方者也。何謂是以君子有絜矩之道。上面人既自有孝弟。下面民亦有孝弟。只要使之自遂其孝弟之心於其下。便是絜矩。若拂其良心。重賦橫斂以取之。使他不得自遂其心。便是不方。左右前後皆然。言

是以者。須是如此。後面說民之父母所好所惡。皆是要與民同利之一事。且如食祿之家。又畜雞豚牛羊。却是與民爭利。便是不絜矩。所以道以義爲利者。義以方外也。泳

問絜矩以好惡財用媚疾彥聖爲言。何也。曰。如桑弘羊聚許多財以奉武帝之好。若是絜矩底人。必思許多財物。必是侵過著民底。滿得我好。民必惡。言財用者。蓋如自家在一鄉之間。却專其利。便是侵過著他底。便是不絜矩。言媚疾彥聖者。蓋有善人。則合當舉之。使之各得其所。今則不舉他。便失其所。是侵善人之分。便是不絜矩。此特言其好惡財用之類。當絜矩。事事亦當絜矩。節

問自致知至於平天下。其道至備。其節目至詳。至悉。而反覆於終篇者。乃在於財利之說。得非義利之辨。其事尤難。而至善之止。於此尤不可不謹歟。不然。則極天命人心之向背。以明好惡。從違之得失。其丁寧之意。何其至深且切耶。曰。此章大槩是專從絜矩上來。蓋財者。人之所同好也。而我欲專其利。則民有不得其所好者矣。大抵有國有家。所以生起禍亂。皆是從這裏來。道夫云。古注絜音戶。結反。云結也。曰。作結字解。亦自得。蓋荀子莊子注云。絜。圍束也。是將一物圍束以爲之。則也。又曰。某十二三歲時。見范文所言如此。他甚自喜。以爲先儒所未嘗到也。道夫

或問絜矩之義。如何只說財利。曰。必竟人爲這箇較多。所以生養人者。所以殘害人者。亦只是這箇。且如今官司皆不是絜矩。自家要賣酒。便教人不得賣酒。自家要權鹽。便教人不得賣鹽。但事勢相迫行之已久。人不爲怪。其實理不如此。學蒙

因論治國平天下章財用處。曰財者人之所好。自是不可獨占。須推與民共之。未論爲天下。且以作一縣言之。若竟其賦斂。無征誅之擾。民便歡喜愛戴。若賦斂稍急。又有科敷之擾。民便生怨。決然如此。又曰。寧過於予民。不可過於取民。且如居一鄉。若屑屑與民爭利。便是傷廉。若饒潤人些子。不害其爲厚。孟子言可以取可以無取。取傷廉。可以與可以無與。與傷惠。他主意只是在取傷廉上。且將那與傷惠來相對說。其實與之過厚些子。不害其爲厚。若才過取。便傷廉。便不好。過與。畢竟當下是好意思。與了再看之。方見得是傷惠。與傷廉不同。所以子華使於齊。冉子與之粟五秉。聖人雖說他不是。然亦不大故責他。只是才過取。便深惡之。如冉求爲之聚斂。而欲攻之是也。簡

問平天下章言財用特詳。當是民生日用最要緊事耳。曰然。孟子首先所言。其原出此。子升問此章所言反覆最詳之意。曰。要之始終本末。只一理。但平天下是一件最大底事。所以推廣說許多。如明德新民至善之理。極精微。至治國平天下。只就人情上區處。又極平易。蓋至於平而已耳。後世非無有志於天下國家之人。却只就末處布置。於本原上全不理會。言莊子不知他何所傳授。却自見得道體。蓋自孟子之後。荀卿諸公。皆不能及。如說語道而非其序。非道也。此等議論甚好。度亦須承接得孔門之徒源流有自。後來佛氏之教。有說得好處。皆出於莊子。但其知不至。無細密工夫。少間都說得流了。所謂賢者過之也。今人亦須自理會。教自家本領通貫。却去看他此等議論。自見得高下分曉。若一向不理會得他。

底破少間却有見識低似他處。因說曾點之徒。氣象正如此。又問論語集注。說曾點是雖堯舜事業亦優爲之。莫只是堯舜事業亦不足以芥蒂其心否。曰。堯舜事業也只是這箇道理。又問他之所爲。必不中節。曰。本領處同了。只是無細密工夫。木之

人治一家一國。尚且有照管不到處。况天下之大。所以反反覆覆說。不是大著箇心去理會。如何照管得。冰

朱子語類卷十六

朱子語類卷十七

大學四 或問上

或問吾子以爲大人之學一段

問友仁看大學或問如何。曰。粗曉其義。曰。如何是收其放心。養其德性。曰。放心者。或心起邪思。意有妄念。耳聽邪言。目觀亂色。口談不道之言。至於手足動之不以禮。皆是放也。收者。便於邪思妄念處。截斷不續。至於耳目言動皆然。此乃謂之收。既能收其放心。德性自然養得。不是收放心之外。又養箇德性也。曰。看得也好。友仁

問或問以七年之病求三年之艾。非百倍其功不足以致之。人於已失學後。須如此勉強奮勵。方得。曰。失時而後學。必著如此。趨補得前許多欠闕處。人一能之。已百之。人十能之。已千

之。若不如是。悠悠度日。一日不做得一日工夫。只見沒長進。如何要填補前面。賀孫

持敬以補小學之闕。小學且是拘檢住身心。到後來克己復禮。

又是一段事。德明

問大學首云明德。而不會說主敬。莫是已具於小學。曰。固然。自

小學不傳。伊川却是帶補一敬字。可學

敬字。是徹頭徹尾工夫。自格物致知至治國平天下。皆不外此。人傑

問或問說敬處。曰。四句不須分析。只做一句看。次日又曰。夜來

說敬。不須只管解說。但整齊嚴肅。便是敬。散亂不收敛。便是

不敬。四句只行著皆是敬。薰

或問大學論敬。所引諸說有內外之分。曰。不必分內外。都只一

般。只恁行著都是敬。備

問敬。諸先生之說各不同。然總而行之。常令此心常存。是否。曰。

其實只一般。若是敬時。自然主一無適。自然整齊嚴肅。自然

常惺惺。其心收敛。不容一物。但程子整齊嚴肅。與謝氏尹氏

之說。又更分曉。復孫

或問先生說敬處。舉伊川主一與整齊嚴肅之說。與謝氏常惺

惺之說。就其中看。謝氏尤切當。曰。如某所見。伊川說得切當。

且如整齊嚴肅。此心便存。便能惺惺。若無整齊嚴肅。却要惺

惺。恐無捉摸。不能常惺惺矣。人傑

問或問舉伊川及謝氏尹氏之說。只是一意說敬。曰。主一無適。

又說箇整齊嚴肅。整齊嚴肅。亦只是主一無適意。且自看整

齊嚴肅時。如何這裏便敬。常惺惺。也便是敬。收敛此心不容

一物也。便是敬。此事最易見。試自體察看便見。只是要教心
下常如此。因說到放心。如惻隱羞惡是非辭遜。是正心。才差
去。便是放。若整齊嚴肅。便有惻隱羞惡是非辭遜。某看來四
海九州。無遠無近。人人心都是放心也。無一箇不放。如小兒
子。才有智識。此心便放了。這裏便要講學存養。賀孫

光祖問主一無適與整齊嚴肅不同否。曰。如何有兩樣。只是箇
敬。極而至於堯舜也。只常常是箇敬。若語言不同。自是那時
就那事說。自應如此。且如大學論語孟子中庸都說敬。詩也
書也禮也。亦都說敬。各就那事上說得。改頭換面。要之只是
箇敬。又曰。或人問出門使民時是敬。未出門使民時是如何。
伊川答。此儼若思時也。要知這兩句。只是箇毋不敬。又須要
問未出門使民時是如何。這又何用問。這自可見。如未出門

使民時。是這箇敬。當出門使民時也。只是這箇敬。到得出門
使民了也。只是如此。論語如此。樣儘有。最不可如此看。賀孫

或問整齊嚴肅與嚴威儼恪之別。曰。只一般。整齊嚴肅雖非敬。
然所以爲敬也。嚴威儼恪亦是如此。熹

問上蔡說敬者常惺惺法也。此說極精切。曰。不如程子整齊嚴
肅之說爲好。蓋人能如此。其心卽在此。便惺惺。未有外面整
齊嚴肅。而內不惺惺者。如人一時間外面整齊嚴肅。便一時
惺惺。一時放寬了。便昏怠也。祖道曰。此箇是氣。須是氣清明
時。便整齊嚴肅。昏時便放過了。如何捉得定。曰。志者。氣之帥
也。此只當責志。孟子曰。持其志。毋暴其氣。若能持其志。氣自
清明。或曰。程子曰。學者爲習所奪。氣所勝。只可責志。又曰。只
這箇也是私。學者不怠地不得。此說如何。曰。涉於人爲便是

私。但學者不如此。如何著力。此程子所以下面便放一句云。不如此不得也。祖道

因看涪陵記善錄。問和靖說敬。就整齊嚴肅上做。上蔡却云是惺惺法。二者如何。厚之云。先由和靖之說。方到上蔡地位。曰。各有法門。和靖是持守。上蔡却不要如此。常要喚得醒。要之。和靖底。是上蔡底。橫渠曰。易曰。敬以直內。伊川云。主一。却與和靖同。大抵敬有二。有未發。有已發。所謂毋不敬。事思敬是也。曰。雖是有二。然但一本。只是見於動靜有異。學者須要常流通無間。又如和靖之說。固好。但不知集義。又却欠工夫。曰。亦是渠才氣去不得。只得如此。大抵有體無用。便不渾全。又問南軒說敬。常云。義已森然於其中。曰。渠好如此說。如仁智動靜之類。皆然。可學

問謝氏惺惺之說。曰。惺惺。乃心不昏昧之謂。只此便是敬。今人說敬。却只以整齊嚴肅言之。此固是敬。然心若昏昧。燭理不明。雖強把捉。豈得為敬。又問孟子告子不動心。曰。孟子是明理合義。告子只是硬把捉。砥

或問謝氏常惺惺之說。佛氏亦有此語。曰。其喚醒此心。則同。而其為道則異。吾儒喚醒此心。欲他照管許多道理。佛氏則空喚醒在此。無所作爲。其異處在此。備

問和靖說其心收斂。不容一物。曰。這心都不著一物。便收斂。他上文云。今人入神祠。當那時。直是更不著得些子事。只有箇恭敬。此最親切。今人若能專一。此心便收斂緊密。都無些子空罅。若這事思量未了。又走做那邊去。心便成兩路。賀孫

問尹氏其心收斂。不容一物之說。曰。心主這一事。不為他事所

亂便是不容一物也。問此只是說靜時氣象否。曰然。又問只靜時主敬便是必有事否。曰然。備

此篇所謂在明明德一段

問或問說仁義禮智之性添健順字如何。曰此健順只是那陰陽之性。義剛

問健順仁義禮智之性。曰此承上文陰陽五行而言。健陽也。順陰也。四者五行也。分而言之。仁禮屬陽。義智屬陰。問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立人之道。曰仁與義。仁何以屬陰。曰仁何嘗屬陰。表機仲正來爭辨。他引君子於仁也柔於義也。剛爲證。殊不知論仁之定體。則自屬陽。至於論君子之學。則又各自就地頭說。如何拘文牽引得。今只觀天地之化。草木發生。自是條暢洞達。無所窒礙。此便是陽剛之氣。

如云采薇采薇薇亦陽止。薇亦剛止。蓋薇之生也。挺直而上。此處皆可見。問禮屬陽。至樂記則又以禮屬陰。樂屬陽。曰固是。若對樂說。則自是如此。蓋禮是簡限定裁節。粲然有文底物事。樂是和動底物事。自當如此分。如云禮主其減。樂主其盈之類。推之可見。備

問健順在四端何屬。曰仁與禮屬陽。義與智屬陰。問小學詩書禮樂以造士。注云禮陰也。曰此以文明言。彼以節制言。問禮智是束斂底意思。故屬陰否。曰然。或問智未見束斂處。曰義猶略有作爲。智一知便了。愈是束斂。孟子曰是非之心。智也。纔知得是而愛。非而惡。便交過仁義去了。胡泳

問陰陽五行健順五常之性。曰健是稟得那陽之氣。順是稟得那陰之氣。五常是稟得五行之理。人物皆稟得健順五常之

性。且如狗子會咬人底。便是稟得那健底性。不咬人底。是稟得那順底性。又如草木直底硬底。是稟得剛底。軟底弱底。是稟得那順底。備

問或問氣之正且通者爲人。氣之偏且塞者爲物。如何。曰。物之生。必因氣之聚而後有形。得其清者爲人。得其濁者爲物。假如大鑪鎔鐵。其好者在一處。其渣滓又在一處。又問氣則有清濁。而理則一同。如何。曰。固是如此。理者如一寶珠。在聖賢則如置在清水中。其輝光自然發見。在愚不肖者。如置在濁水中。須是澄去泥沙。則光方可見。今人所以不見理。合澄去泥沙。此所以須要克治也。至如萬物亦有此理。天何嘗不將此理與他。只爲氣昏塞。如置寶珠於濁泥中。不復可見。然物類中。亦有知君臣母子知祭知時者。亦是其中有一線明處。

然而不能如人者。只爲他不能克治耳。且蚤虱亦有知。如飢則噬人之類是也。祖道

問或問云。於其正且通者之中。又或不能無清濁之異。故其所賦之質。又有智愚賢不肖之殊。世間有人聰明通曉。是稟其氣之清者矣。然却所爲過差。或流而爲小人之歸者。又有爲人賢而不甚聰明通曉。是如何。曰。或問中固已言之。所謂又有智愚賢不肖之殊是也。蓋其所賦之質。便有此四樣。聰明曉事者。智也。而或不賢。便是稟賦中欠了清和溫恭之德。又有人極溫和。而或不甚曉事。便是賢而不智。爲學便是要克化。教此等氣質。令恰好耳。備

舜功問序引參天地事。如何。曰。初言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至下須是見已之所以參化育者。又問此是到處。如何。曰。到大

有地步在。但學者須先知其如此。方可以下手。今學者多言待發見處下手。此已遲却。纔思要得善時。便是善。可學

問或問自其有生之初以下是一節。顧人心稟受之初。又必皆有以得乎陰陽五行之氣。以下是一節。苟於是焉而不值其清明純粹之會。這又轉一節。下又轉入一節。物欲去。是否。曰。初間說人人同得之理。次又說人人同受之氣。然其間却有撞著不好底氣。以生者。這便被牠拘滯了。要變化却難。問如何是不好底氣。曰。天地之氣。有清有濁。若值得晦暗昏濁底氣。這便稟受得不好了。既是如此。又加以應接事物。逐逐於利欲。故本來明德。只管昏塞了。故大學必教人如此用工。到後來。却會復得初頭渾全底道理。賀孫

林安卿問介然之頃。一有覺焉。則其本體已洞然矣。須是就這

些覺處。便致知充擴將去。曰。然。昨日固已言之。如擊石之火。

只是些子。纔引著。便可以燎原。若必欲等大覺了。方去格物

致知。如何等得這般時節。林先引或問中至於久而後

覺。是物格知至了。大徹悟。到恁地時事都了。若是介然之覺。

一日之間。其發也無時無數。只要人識認得。操持充養將去。

又問真知之知。與久而後有覺之覺。字同否。曰。大略也相似。

只是各自所指不同。真知是知得真箇如此。不只是聽得人

說。便喚做知。覺則是忽然心中自有所覺悟。曉得道理是如

此。人只有兩般心。一箇是是底心。一箇是不是底心。只是才

知得這是箇不是底心。只這知得不是底心底心。便是是底

心。便將這知得不是底心。去治那不是底心。知得不是底心

便是主。那不是底心。便是客。便將這箇做主。去治那箇客。便

常守定這箇。知得不是底心做主。莫要放失。更那別討箇心來喚做是底心。如非禮勿視聽言動。只才知得這箇是非禮底心。此便是禮底心。便莫要視。如人瞌睡。方其睡時。固無所覺。莫教纔醒。便抖擻起精神。莫要更教他睡。此便是醒。不是已醒了。更別去討箇醒。說如何得他不睡。程子所謂以心使心。便是如此。人多疑是兩箇心。不知只是將這知得不是底心。去治那不是底心而已。元思云。上蔡所謂人須是識其真心。方乍見孺子入井之時。其怵惕惻隱之心。乃真心也。曰。孟子亦是只討譬喻。就這親切處。說仁之心是如此。欲人易曉。若論此心發見。無時而不發見。不特見孺子之時爲然也。若必待見孺子入井之時。怵惕惻隱之發而後用功。則終身無緣有此等時節也。元思云。舊見五峰答彪居仁書。說齊王易牛之心云云。先生辨之。正是此意。曰。然。齊王之良心想得也。常有發見時。只是常時發見時。不會識得。都放過了。偶然愛牛之心。有言語說出。所以孟子因而以此推廣之也。又問。自非物欲昏蔽之極。未有不醒覺者。曰。便是物欲昏蔽之極也。無時不醒覺。只是醒覺了。自放過去。不會存得耳。問

友仁說明明德。此明德。乃是人本有之物。只爲氣稟與物欲所蔽而昏。今學問進修。便如磨鏡相似。鏡本明。被塵垢昏之用。磨擦之工。其明始現。及其現也。乃本然之明耳。曰。公說甚善。但此理不比磨鏡之法。先生略擡身露開兩手。如閃出之狀。曰。忽然閃出這光明來。不待磨而後現。但人不自察耳。如孺子將入於井。不拘君子小人。皆有怵惕惻隱之心。便可見。友仁云。或問中說。是以雖其昏蔽之極。而介然之頃。一有覺焉。

則卽此空隙之中。而其本體已洞然。便是這箇道理。先生領之曰。於大原處不差。正好進修。友仁

問或問所以明而新之者。非可以私意苟且爲也。私意是說著不得人爲。苟且是說至善。曰。才苟且如何會到極處。賀孫舉程子義理精微之極。曰。大抵至善只是極好處。十分端正恰好。無一毫不是處。無一毫不到處。且如事君。必當如舜之所以事堯。而後喚做敬。治民。必當如堯之所以治民。而後喚做仁。不獨如此。凡事皆有箇極好處。今之人。多是理會得半截便道了。待人看來。喚做好也得。喚做不好也得。自家本不會識得到。少刻也會入於老。也會入於佛。也會入於申韓之刑名。止緣初間不理會到十分。少刻便沒理會。那箇是白。那箇是皂。那箇是酸。那箇是鹹。故大學必使人從致知直截要理

會透。方做得。不要恁地半間半界。全會一件事。須是要徹底教盡。若有些子未透。未會。未識。未到。未到手。未是處。須著極力辨別教是。且看至糊放過。有一字不是。直爭到底。這是他見得。這是他透徹。如何不說得。賀孫

問或問說明德處。云所以應乎事物之。莫不。其說至善處。又云所以見於日用之間者。定之則。二處相類。何以別。曰。都一般。至善只是明。至纖至悉。無所不盡。淳

仁甫問以其義理精微之極。有不可得而名者。故姑。之曰。此是程先生說。至善便如今人說極是。且如說說博奕好飲酒不顧父母之養。此是不孝。到得會奉養

也似煞強得這箇。又須著如曾子志而後為能養。這又似好了。又當如所謂先意承志。論父母於道。不遺父母惡名。使國人稱願道。幸哉有子。如此方好。又云。孝莫大於尊親。其次能養。直是到這裏。方喚做極是處。方喚做至善處。賀孫

郭德元問。或問有不務明其明德。而徒以政教法度為足以新民者。又有自謂足以明其明德。而不屑乎新民者。又有略知二者之當務。而不求止於至善之所在者。此三者。求之古今人物。是有甚人相似。曰。如此等類甚多。自謂能明其德而不屑乎新民者。如佛老便是。不務明其明德。而以政教法度為足以新民者。如管仲之徒便是。略知明德新民。而不求止於至善者。如前日所論王通便是。卓錄云。又有略知二者之當而不求止於至善之所在者。務顧乃安於小成。因於近利。如前日所論王通之事是也。看他於已分上。亦甚修飭。其論

為治本末。亦有條理。甚有志於斯世。只是規模淺狹。不曾就本原上著功。便做不徹。須是無所不用其極。方始是看古之聖賢。別無用心。只這兩者是喫緊處。明明德。便欲無一毫私欲。新民。便欲入於事事物物上。皆是當。正如佛家說為此一大事。因緣出見於世。此亦是聖人一大事也。千言萬語。只是說這箇道理。若還一日不扶持。便倒了。聖人只是常欲扶持這箇道理。教他撐天柱地。文蔚

問明德而不能推之以新民。可謂是自私。曰。德既明。自然是能新民。然亦有一種人。不如此。此便是釋老之學。此箇道理。人人有之。不是自家可專獨之物。既是明得此理。須當推以及人。使各明其德。豈可說我自會了。我自樂之。不與人共。因說曾有學佛者。王天順與陸子靜辨論。云我這佛法。和耳目鼻

口髓腦皆不愛惜。要度天下人。各成佛法。豈得是自私。先生笑曰。待度得天下人。各成佛法。却是教得他各各自私。陸子靜從初亦學佛。嘗言儒佛差處。是義利之間。某應曰。此猶是第二著。只它根本處便不是。當初釋迦爲太子時出遊。見生老病死苦。遂厭惡之。入雪山修行。從上一念便一切作空看。惟恐割棄之不猛。屏除之不盡。吾儒却不然。蓋見得無一物不具此理。無一理可違於物。佛說萬理俱空。吾儒說萬理俱實。從此一差。方有公私義利之不同。今學佛者云。識心見性。不知是識何心。是見何性。德明

知止而後有定以下一段

問能知所止。則方寸之間。事事物物。皆有定理矣。曰。定靜安。空項若相似。說出來煞不同。有定。是就事理上說。言知得到。

見事物上。各各有箇合當底道理。靜只就心上說。問無所擇於地而安。莫是素富貴行乎富貴。素貧賤行乎貧賤否。曰。這段須看意思。接續處。如能得上面帶箇慮字。能慮上面帶箇安字。能安上面帶箇靜字。能靜上面帶箇定字。有定上面帶箇箇知止字。意思都接續。既見得事物有定理。而此心恁地寧靜了。看處在那裏。在這邊也安。在那邊也安。在富貴也安。在貧賤也安。在患難也安。不見事理底人。有一件事。如此區處不得。恁地區處又不得。這如何會有定。才不定。則心下便營營皇皇。心下才恁地。又安頓在那裏得。看。在何處。只是不安。賀孫

能慮。則隨事觀理。極深研幾。曰。到這處。又更須審一審。慮字看來更重似思字。聖人下得言語。恁地鎮重。恁地重三疊四。不

若今人只說一下便了。此聖人所以爲聖人。賀孫

安卿問知止是始能得是終。或問言非有等級之相懸。何也。曰。也不是無等級。中間許多。只定小階級。無那大階級。如志學至從心。中間許多。便是大階級。步却濶。知止至能得。只如志學至立相似。立至不惑相似。定靜安皆相類。只是中間細分別。恁地問到能得處。是學之大成。抑後面更有工夫。曰。在已盡了。更要去齊家治國平天下。亦只是自此推去。寓

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一段

問或問白誠意以至於平天下。所以求得夫至善而止之。是能得已。包齊家治國說了。前晚何故又云能得後。更要去齊家治國平天下。曰。以修身言之。都已盡了。但以明明德言之。在已無所不盡。萬物之理亦無所不盡。如至誠。惟能盡性。只盡性時。萬物之理都無不盡了。故盡其性。便盡人之性。盡人之性。便盡物之性。寓

蜚卿言或問云。人皆有以明其明德。則各誠其意。各正其心。各修其身。各親其親。各長其長。而天下無不平矣。明德之功。果能若是。不亦善乎。然以堯舜之聖。閨門之內。或未盡化。况謂天下之大。能服堯舜之化。而各明其德乎。曰。大學明明德於天下。只是且說箇規模如此。學者須是有如此規模。却是自家本來合如此。不如此。便是欠了他底。且如伊尹。思匹夫不被其澤。如已推而納之溝中。伊尹也只大槩要恁地。又如何使得無一人不被其澤。又如說比屋可封。也須有一家半家不恁地者。只是見得自家規模自當如此。不如此。不得到得做不去處。却無可奈何。規模自是著恁地。工夫便却用寸寸

進若無規模次第。只管去細碎處走。便入世之計功謀利處去。若有規模而又無細密工夫。又只是一箇空規模。外極規模之大。內推至於事事物物處。莫不盡其工夫。此所以爲聖賢之學。道夫

問或問心之神明。妙衆理而宰萬物。曰。神是恁地精彩。明是恁地光明。又曰。心無事時都不見。到得應事接物。便在這裏。應事了。又不見。恁地神出鬼沒。又曰。理是定在這裏。心便是運用這理底。須是知得到。知若不到。欲爲善也。未肯便與你爲善。欲不爲惡也。未肯便不與你爲惡。知得到了。直是如飢渴之於飲食。而今不讀書時。也須收斂身心。教在這裏。乃程夫子所謂敬也。整齊嚴肅。雖只是恁地。須是下工夫方見得。孫賀德元問何謂妙衆理。曰。大凡道理。皆是我自有之物。非從外得。

所謂知者。或錄此下云便只是理才知得便只是知得我底道理。非是以我

之知。去知彼道理也。道理固本有。用知方發得出來。若無知

道理何從而見。或錄云才知得底便是自家先有之道理也

有所奏泊也如夏熱冬寒君仁臣敬非知如何知得所以謂之妙衆理。猶言能運用衆

理也。運用字有病。故只下得妙字。或錄云蓋知得此理也又問知與思

於身最切緊。曰。然。二者只是一事。知如手。思是使那手去做

事。思所以用夫知也。備

問知如何宰物。曰。無所知覺。則不足以宰制萬物。要宰制他也

須是知覺。道夫

或問宰萬物。是主宰之宰。宰制之宰。曰。主便是宰。宰便是制。又

問孟子集注。言心者具衆理而應萬事。此言妙衆理而宰萬物。如何。曰。妙字便稍精彩。但只是不甚穩當。具字便平穩。履孫

郭兄問莫不有以知夫所以然之故。與其所當然之則。曰。所以然之故。卽是更上面一層。如君之所以仁。蓋君是箇主腦。人民土地。皆屬它管。它自是用仁愛。試不仁愛看。便行不得。非是說爲君了。不得已用仁愛。自是理合如此。試以一家論之。爲家長者。便用愛一家之人。惜一家之物。自是理合如此。若天使之然。每常思量著。極好笑。自那原頭來。便如此了。又如父之所以慈。子之所以孝。蓋父子本同一氣。只是一人之身。分成兩箇。其恩愛相屬。自有不期然而然者。其它大倫皆然。皆天理使之如此。豈容強爲哉。且以仁言之。只天地生這物時。便有箇仁。它只知生而已。從他原頭下來。自然有箇春夏秋冬。金木水火土。初有陰陽有陰陽便有此四者故賦於人物。便有仁義禮智之性。仁屬春屬木。且看春間天地發生。藹然和氣。如草木

萌芽。初間僅一針許。少間漸漸生長。以至枝葉花實。變化萬狀。便可見他生生之意。非仁愛何以如此。緣他本原處。有箇仁愛溫和之理如此。所以發之於用。自然慈祥惻隱。孟子說惻隱之端。惻隱又與慈仁不同。惻隱是傷痛之切。蓋仁本只有慈愛。緣見孺子入井。所以傷痛之切。義屬金。是天地自然有箇清峻剛烈之氣。所以人稟得。自然有裁制。便自然有羞惡之心。禮智皆然。蓋自本原而已然。非旋安排教如此也。昔龜山問一學者。當見孺子入井時。其心怵惕惻隱。何故如此。學者曰。自然如此。龜山曰。豈可只說自然如此了。便休。須是知其所自來。則仁不遠矣。龜山此語極好。又或人問龜山曰。以先知覺後知。知覺如何分。龜山曰。知是知此事。覺是覺此理。且如知得君之仁。臣之敬。子之孝。父之慈。是知此事也。又

知得君之所以仁。臣之所以敬。父之所以慈。子之所以孝。是覺此理也。備

或問格物章本有所以然之故。曰。後來看得。且要見得所當然。是要切處。若果見得不容已處。則自可嘿會矣。

治國平天下者諸侯之事一段

問南軒謂爲已者。無所爲而然也。曰。只是見得天下事。皆我所合當爲而爲之。非有所因而爲之。然所謂天下之事。皆我之所當爲者。只恁地強信不得。須是學到那田地。經歷磨鍊多後。方信得過。道夫

問爲已。曰。這須要自看。逐日之間。小事大事。只是道我合當做。便如此做。這便是無所爲。且如讀書。只道自家合當如此讀。合當如此理會身已。才說要人知。便是有所爲。如世上人才

讀書。便安排這箇好做時文。此又爲人之甚者。賀孫

爲已者。無所爲而然。無所爲。只是見得自家合當做。不是要人道好。如甲兵錢穀籩豆有司。到當自家理會。便理會。不是爲別人了理會。如割股廬墓。一則是不忍其親之病。一則是不忍其親之死。這都是爲已。若因要人知了去恁地。便是爲人。器遠問子房以家世相韓。故從少年結士。欲爲韓報仇。這是有所爲否。曰。他當初只一心欲爲國報仇。只見這是箇臣子合當做底事。不是爲別人。不是要人知。賀孫

行夫問爲已者無所爲而然。曰。有所爲者。是爲人也。這須是見得天下之事實是已所當爲。非吾性分之外所能有。然後爲之。而無爲人之弊耳。且如哭死而哀。非爲生者。今人弔人之喪。若以爲亡者平日與吾善厚。真箇可悼。哭之發於中心。此

固出於自然者。又有一般人。欲亡者。家人知我如此而哭者。便不是。這便是爲人。又如人做一件善事。是自家肯去做。非待人教自家做。方勉強做。此便不是爲人也。道夫曰。先生所說錢穀甲兵割股廬墓。已甚分明。在人所見如何爾。又問割股一事如何。曰。割股固自不是。若是誠心爲之。不求人知。亦庶幾。今有以此要譽者。因舉一事爲問。先生詢究駭愕者。久之。乃始正色直辭曰。只是自家過計了。設使後來如何。自家也未到得如此。天下事惟其直而已。試問鄉鄰。自家平日是甚麼樣人。官司推究亦自可見。行夫曰。亦著下獄使錢得箇費力去。曰。世上那解免得全不濡濕。如先所說。是不安於義理之慮。若安於義理之慮。但見義理之當爲。便恁滴水滴凍做去。都無後來許多事。道夫

傳一章

然則其曰克明德一段

問克明德。克能也。或問中却作能致其克之之功。又似克治之。克如何。曰。此克字。雖訓能字。然克字重如能字。能字無力。克字有力。便見得是他人不能而文王獨能之。若只作能明德。語意便都弱了。凡字有訓義一般。而聲響頓異。便見得有力無力之分。如克之與能是也。如云克宅厥心。克明俊德之類。可見。備

顧諟天之明命一段

問全體大用。無時不發見於日用之間。如何是體。如何是用。曰。體與用不相離。且如身是體。要起行去便是用。赤子匍匐將入井。皆有怵惕惻隱之心。只此一端。體用便可見。如喜怒哀

樂是用。所以喜怒哀樂是體。淳錄云所以能喜怒者便是體。○寓

問或問常日在之。真若見其參於前倚於衡也。則成性存存而道義出矣。不知所見者果何物耶。曰。此豈有物可見。但是凡人不知省察。常行日用。每與是德相忘。亦不自知其有是也。今所謂顧諟者。只是心裏常常存著此理在。一出言。則言必有當然之則。不可失也。一行事。則事必有當然之則。不可失也。不過如此耳。初豈實有一物可以見其形象耶。壯祖問引成性存存道義出矣。何如。曰。自天之所命。謂之明命。我這裏得之於已。謂之明德。只是一箇道理。人只要存得這些在這裏。才存得在這裏。則事君必會忠。事親必會孝。見孺子則怵惕之心便發。見穿窬之類。則羞惡之心便發。合恭敬處。便自然會恭敬。合辭遜處。便自然會辭遜。須要常存得此心。則

便見得此性發出底。都是道理。若不存得這些。待做出。那箇會合道理。賀孫

是三者固皆自明之事一段

問顧諟一句。或問復以為見天之未始不為人。而人之未始不為天。何也。曰。只是言人之性。本無不善。而其日用之間。莫不有當然之則。則所謂天理也。人若每事做得是。則便合天理。天人本只一理。若理會得此意。則天何嘗大人。何嘗小也。壯祖問天未始不為人。而人未始不為天。曰。天即人。人即天。人之始生。得於天也。既生此人。則天又在人矣。凡語言動作視聽。皆天也。只今說話。天便在這裏。顧諟是常要看教光明燦爛。照在目前。備

傳二章

或問盤之有銘一段

德元問湯之盤銘見於何書曰只見於大學又曰成湯工夫全是在敬字上看來大段是一箇修飭底人故當時人說他做工夫處亦說得大段地著如禹克勤于邦克儉于家之類却是大綱說到湯便說檢身若不及文蔚云以義制事以禮制心不邇聲色不殖貨利等語可見日新之功曰固是某於或問中所以特地詳載者非道人不知亦欲學者經心耳又蔚問丹書曰敬勝怠者吉怠勝敬者滅義勝欲者從欲勝義者凶從字意如何曰從順也敬便豎起怠便放倒以理從事是義不以理從事便是欲這處敬與義是箇體用亦由坤卦說敬義寓

傳三章

復引淇澳之詩一段

瑟兮僖兮者恂慄也僖字舊訓寬大某看經子所載或從小或從才之不同然皆云有武毅之貌所以某注中直以武毅言之道夫云如此注則方與瑟字及下文恂慄之說相合曰且如恂字鄭氏讀爲峻某始者言此只是恂恂如也之恂何必如此及讀莊子見所謂木處則惴慄恂懼然後知鄭氏之音爲當如此等處某於或問中不及載也要之如這般處須是讀得書多然後方見得道夫

問切磋琢磨是學者事而盛德至善或問乃指聖人言之何也曰後面說得來大非聖人不能此是連上文文王於緝熙敬止說然聖人也不是插手掉臂做到那處也須學始得如孔子所謂德之不修學之不講聞義不能徙不善不能改是吾

憂也。此有甚緊要。聖人却憂者何故。惟其憂之。所以爲聖人。所謂生而知之者。便只是知得此而已。故曰惟聖罔念作狂。惟狂克念作聖。淳○

如切如磋者道學也。如琢如磨者自修也。既學而猶慮其未至。則復講習討論以求之。猶治骨肉者既切而復磋之。切得一箇樸在這裏。似亦可矣。又磋之使至於滑澤。這是治骨肉者之至善也。既修而猶慮其未至。則又省察克治以終之。猶治玉石者既琢而復磨之。琢是琢得一箇樸在這裏。似亦得矣。又磨之使至於精細。這是治玉石之至善也。取此而喻君子之於至善。既格物以求所止矣。又且用力以求得其所止焉。正心誠意。便是道學自修。瑟兮僾兮。赫兮喧兮。到這裏。睟面盎背。發見於外。便是道學自修之驗也。道夫云。所以或問

中有始終條理之別也。良爲此爾。曰然。道夫

如切如磋道學也。却以爲始條理之事。如琢如磨自修也。却以爲終條理之事。皆是要工夫精密。道學是起頭處。自修是成就處。中間工夫。既講求又復講求。既克治又復克治。此所謂已精而求其益精。已密而求其益密也。謨

周問切磋是始條理。琢磨是終條理。終條理較密否。曰。始終條理都要密。講貫而益講貫。修飭而益修飭。淳

問琢磨後更有瑟僾赫喧。何故爲終條理之事。曰。那不是做工夫處。是成就了氣象恁地。穆穆文王。亦是氣象也。寓

朱子語類卷十七

切磋琢磨



